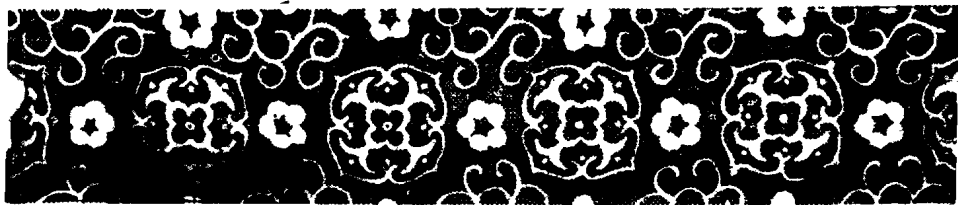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嘉定三屠

云青 元真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济南

插图 岷 杉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嘉定三屠

云青 元真

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著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375印张 49千字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书号 R10099·1402 定价 0.25 元

目 录

- 县官溜了 (1)
- 中国人为啥要拖一条猪尾巴? (11)
- 义军的大旗在城头飘扬 (30)
- 罗店人民伏击敌人 (37)
- 娄圻之战, 民兵会师 (47)
- 守城将领身先士卒 (54)
- 会走的豆叶子与滚烫的石灰浆 (65)
- “城在人在, 城亡人亡!” (77)
- 血腥的一天 (89)
- 人民是杀不绝的 (95)
- 三十九年以后 (101)

县官溜了

三百多年以前，也就是公元一六四五年（清朝顺治二年）六月初的一个清晨，江苏嘉定县县署的大门紧闭着，知县大老爷升堂审判官司的大厅，这会儿空荡荡静悄悄，连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两只老鼠在墙角里打架。在这大厅的北面那张长方桌子当中，放着一颗用红绸布包好的嘉定县县官的大印。

可是在县署的后门口，却是人来人往，忙碌得很。县官的佣人们，进进出出忙着往临河停泊着的一只乌篷船上搬东西。

河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晨雾。在这轻纱般的薄雾掩护下，明皇朝嘉定县的知县钱默偷偷地从后门口溜出来。他身穿一件青黑色的大褂，有些秃顶的脑袋上扣着顶小帽，好象蜡烛店里的一个小伙计，往日那副大老爷的架势全没了。他的两眼不住地往两边溜来溜去，如同耗子逃出洞的光景。紧跟在他后面出来的是徐福。这个人生得虎背熊腰，浓眉大眼。当钱默小心翼翼地走下水桥（江南一带从河边通到水里的石级踏

步)，正要踏上跳板时，徐福拉住他，恳切地说道：

“钱公，我再次挽留你。你是我们嘉定一县的父母官呀！你这一走，县里不就成了群龙无首了吗？这，这……”

“轻点，轻点，”钱默边说边伸长脖子朝河岸上张望了几眼，“徐老弟，可不要大声嚷嚷，要是老百姓晓得我在……”钱默本想说“逃走”，但又觉得知县大老爷逃命，不成体统，于是话到嘴边便停住了，转身拉着徐福的手，说：“咱们到舱里谈吧！”

他们一上船，佣人就抽掉跳板，开船了。钱默方才定下心来，掏出一方白绸手绢，擦着额角上的汗珠儿。

原来这钱默是浙江省嘉善人，在崇祯（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）十六年考中了进士。后来他在京城里找了许多门路，送了不少礼物，好不容易在第二年的三月间，谋到了这嘉定县知县的位子。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离京上任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包围了北京城。三月十九日早晨，北京内城被攻破，崇祯皇帝只得溜出宫门登上煤山，吊死在一棵槐树的枝桠上了。

明朝灭亡了，钱默不肯投降李自成，便逃出北京城。当他逃到山东济南的时候，听说山海关外的满洲人打进了北京，李自成退出北京，往西安去了。满洲人

便在北京建立了大清帝国。当钱默逃到江苏扬州时，又听到一个消息：四月十五日，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在南京被立为明朝的皇帝。钱默连夜渡过长江来到南京，在南京找着一些老关系，再次被委任为嘉定县的知县。

钱默来到嘉定县上任不到一年，满清兵攻陷了扬州。守卫扬州城的史可法壮烈牺牲。清兵在扬州城屠杀了十天，杀了八十多万老百姓。

昨天夜里，钱默派到苏州去打听消息的亲信回来了。据这个亲信报告说，南京城在五月十六日被清兵占领。福王逃到安徽芜湖，被满清亲王多铎（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子，封为豫亲王）抓住了。现在清兵已进入苏州城里，正逼着老百姓照满洲人的样子剃头发，勒令每个男人把脑袋四周的短发用剃刀刮个精光，将头顶中央的长发编成一根大辫子，拖在后脑勺上。还有个口号叫什么“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”，意思是说，不剃头，就杀头。那亲信还打听到明朝的徐州总兵李成栋投降了清朝，当了汉奸，如今他正带着人马来攻打昆山、太仓和嘉定。钱默听了这些消息，吓得脸都白了，木头似地呆坐着。还是那个亲信清醒一点儿，他悄悄地走到钱默跟前，附在主人的耳边，轻轻地问道：

“老爷还是快拿主意吧，该怎么办？”

钱默象从恶梦里醒过来，两眼直瞪瞪地瞧着天花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老爷，依小人的想法，如今只有两条路可走。”

那亲信一边说，一边用右手食指伸到嘴巴里，蘸了蘸口水，在八仙桌上写了两个字——降，走。写完之后，似乎还怕这个吓傻了的老爷一时理会不过来，又解释道：“若走第一条路，只须派个可靠的人向李成栋他们通个关节，照满洲人的样子剃了头，后脑勺上拖根辫子，还是可以照样当这个知县的。如果老爷要走第二条路，事不宜迟，恐怕今夜就得动身。何去何从，请老爷三思。”

这时候的钱默，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了个把时辰，最后总算选中了“走”字。主意一定，随即吩咐佣人搬运箱笼细软，乘小船逃往上海。一切收拾停当，快要开船的时候，家住嘉定东城的徐福得到了昆山失守的消息，因为他与这位县太爷有点交情，特地跑来禀报。徐福先在县署前敲了半天门，没有人理会，只得绕到后门，这才见到钱默。

钱默的乌篷船已开出嘉定南门了。徐福在船舱里讲得口干舌燥，可怎么也劝不住这个胆小如鼠的知县

老爷，只得起身告辞。他向船尾摇橹的打了个手势，等船头往岸边一靠，就对钱默略拱一拱手，说声保重，随即跳上了岸，头也不回地往城里奔去。

徐福一回到城里，就觉得情况有些异样。大街小巷的人们议论纷纷；街上坐满了从苏州、昆山等地逃来的难民。徐福走过南大街，远远地望见洲桥桥堍（tiǎn，桥两头向平地倾斜的部分）上围着一大堆人。徐福加快脚步走上前去，挤进人群，抬头一瞧，见粉墙上题着一首诗：

三百年来大明朝，
如何文武尽皆逃！
清兵杀来谁抵挡？
小民羞存命一条。

题诗的墙壁下，一个人正在指指点点地说着：“……你们看，诗下还落着款呢，写着‘姑苏一士人’。这不是分明告诉我们他是从苏州逃出来的一个读书人吗？我看这诗上讲得有道理，明朝的许多文武官员，现在正带着金银财宝，携着老婆孩子四处逃命，苦的还是我们小民百姓啊！”

“可是他为什么要投河自尽呢？”有人插了一句。

“诗上不是写着吗？”那个说话的人指了指墙上

的诗句，接着分析说：“国破家亡，他觉得再活下去没意思，也很难为情，所以今天早上，他从容地题好诗，整了一整衣帽，迈步走上桥头。他在桥上伫立了一会儿，低头看看汨汨（gǔ 骨）流水，又仰天长叹了一口气，然后闭上眼睛纵入河里……”

“铎眉兄，你刚才看见他投河的吗？”当徐福认出那个说话的人是老朋友张铎眉的时候，便问了一句。张铎眉看到徐福招呼他，连忙挤出人群，拉着徐福的手，眼泪汪汪地说：

“我没有亲眼看见，是刚才听卖豆腐的老五叔说的。可叹啊，徐老弟！国家的事到了这般田地，我们做百姓的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有的是力气，难道不可以拿起刀枪，跟满洲人厮杀一番吗？你与知县钱老爷是朋友，清兵杀来嘉定的事也该去禀告一下，让他领着我们百姓干呀！”

“铎眉兄，不瞒你说，那个进士出身的知县大人今朝五更就逃往上海去了。唉，疾风知劲草啊！”

“那我们嘉定不是群龙无首了吗？”

“这个知县老爷，本来就不是个龙头。我们嘉定人向来是有气节的。现在，我们得找一个真正能领头的人，把百姓组织起来，抵抗满洲人的侵略！”

可是谁当这领头人呢？他们两个一下子都想不出

来。

他俩沉思着，默默地在城里走着。

嘉定城象一只椭圆形的白玉盘子，南北略窄些，东西稍长一点。有两条小河从水城门里流进来，一条由北向南流，另一条从西向东流，在城当中的洲桥下交叉。沿河两岸，开着许多酒楼、茶馆、店铺。城里的人家多半是前面靠街，后面临河。北方居民用吊桶到井里去打水，可是这儿的大部分居民后房窗底下就有水。半夜里偶然醒来，会听见窗外有咿咿哑哑的摇橹声，或者是竹篙子的铁头打在河岸石墙上铮的一响。这是一座江南水乡中繁华、富庶、美丽的小城。

徐福和张杨眉在这美丽的小城里，沿着西大街走着。他们一边走一边掐着手指头，数着城里的一些知名人士。忽然，张杨眉好象得着个好主意，拍了拍徐福的肩膀说：

“我仔细排下来，西城的黄淳耀先生可以当我们的领头人。”

“我刚才也这么想过。还有一位北城的侯峒曾老先生，也可以当龙头。不过，他们也都是进士呀……”

“进士，怎么的？”徐福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张杨眉截断了，“你呀，看到钱默是个读书进士，在危急关头逃走了，就对所有的进士都怀疑起来了？要

晓得谷子里有稗子，黄金中还有杂质哩！同是进士，有好有坏。你想，在强暴面前英勇不屈、慷慨就义的文天祥（南宋末年的宰相，起兵抗金失败，被杀害）就是进士出身。上个月，领导扬州军民同清兵血战到底、宁死不屈、最后壮烈牺牲的史可法（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），不也是进士出身吗？读书人中也有了不起的好汉。走，咱们找黄淳耀先生商量商量。”

正当他俩往西城方向快步走去的时候，忽然听得有人招呼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原来已经来到“清泉”茶馆门前。在临河的茶楼上，有个四十开外的男子在叫他们。那人名叫须明徵，是嘉定城里的一个头面人物，在地方上很有些势力。今天早上他一得到县官溜走的消息，就觉得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。他马上走东家奔西舍，拉了几个绅士，在这茶楼上商议维持城内秩序、守卫城门等等事情。现在他看到在嘉定老百姓中有影响的徐、张两人，便邀请他们到楼上一一起吃茶商量。

当时，徐福就提出城里居民按户抽一个成年人当民兵，维持秩序，守卫城门的想法。这条意见很合须明徵的胃口，他觉得这民兵就是自己的力量，所以马上接受了。可是，当张铎眉提出请黄淳耀、侯峒曾两位先生出来主持守城大事的时候，须明徵赶忙站起来，

皱着眉头说：

“小弟原来也是想请侯、黄两位出来主持大事的，只是黄先生近来身体不太好，而侯老先生目前又在乡下住着，所以眼前还是别去惊动他们。不如我们先筹划着，等弄得有了眉目，再请他们出山不迟。”须明徵这么一说，另外几个绅士连忙附和，并推定须明徵为民兵的领头人。

嘉定县城里的民兵就这么组织起来了。

在明朝的时候，嘉定县是归苏州府管辖的，所以清兵占领苏州以后，满清政府就派了一个名叫张维熙的人到嘉定来做县官。嘉定人民一致拒绝这个伪县官进城，可是那个民兵头头须明徵却千方百计让伪知县张维熙偷偷地进了城。

就在张维熙进城的那一天，徐福找张铎眉商量，认为须明徵这个人很有问题，要趁早把这家伙与伪县官一起除掉。张铎眉沉思了片刻，觉得现在守城的事刚开头，不能内部先乱起来。再说目前须明徵里通外敌的证据还不足，不能打草惊蛇。至于那伪县官，可以请吴淞总镇吴之葵来抓。他们当夜就派人去吴淞禀报这件事。

吴淞在嘉定县的东面，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汇合处，是个军事要地。总镇吴之葵得到消息的第二天，

便带了百多个人马，来到嘉定城的东门外，要进城抓伪知县张维熙。城里百姓听到这个消息，奔走相告，准备一起动手。可是那个须明徵偏偏叫人关了城门，不让吴之葵的兵马入城。

夜里，吴之葵的士兵每人拿着一个火把，一面在城下走动，一面大声呐喊。城里的百姓也不约而同地应和着叫喊。那喊声在嘉定上空震荡，好似千军万马杀到了一般。伪县官张维熙躲在县署里听到这喊声，又看见城外一片火光，吓得心惊肉跳，急忙化装成小贩模样逃跑了。

张维熙一逃走，须明徵又换了另外一副面孔。他先是在县署里摆好了一桌酒席，而后又大开城门，亲自带了一帮吹鼓手去迎接吴之葵入城。城里的百姓一听吴之葵进城，许多人手里拿着香，拥到城门口迎接，希望他把带来的兵留在嘉定防守。谁知道这个吴之葵在县署大吃大喝了一顿之后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不但没把兵留下，而且还将城里的几十门铜炮抬了去。他把守城的任务，仍旧交给了须明徵。

不久，吴之葵又放弃了重要的战略据点吴淞，到了长江口的崇明岛，参加了明朝义阳王领导的抗清组织。

中国人为啥要拖一条猪尾巴？

满清政府占领南京以后，随即分兵两路，一路向江西方面进军，另一路朝东南方向前进，想一下子占领苏州、杭州一带地方。因为一旦打通了苏州、杭州这条线，便可以直入福建、广东，围剿明朝的抗清势力。满清军的大头子多铎以为东南一带人民软弱，不会有多大的反抗。但是出乎他的意料，东南一带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清兵的掠夺与残杀。几十天之内，江阴县、昆山县、吴江县、太仓县、嘉定县、崇明县、松江府、嘉兴府等十余城，都先后起来抗清。

在武力征服的同时，满清政府又进一步从精神上展开攻势，重新颁布了剃头发的命令，强迫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仿照满族人的样子穿戴打扮。这样一来，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无比愤怒。老百姓认为，留着头发是汉族人的标志，剃去头发无疑是灭族亡种。这就好比在愤怒的火焰上浇了一桶油，那反抗满清残酷统治的烈火，在全国各地更猛烈地燃烧起来了。

这年农历闰六月十二日午后，四十一岁的黄淳耀

正在书房里手握羊毫笔，在宣纸上挥笔疾书；国破家何在，城空守须兵；莫谓书生空叹息，床头宝剑匣中鸣……

黄淳耀在明朝中了进士之后，看到当时的官场一片乌烟瘴气，便不愿做官，仍旧回到老家嘉定来。他的家座落在一条小河边，清清的河水日夜不停地从后门口流淌过去，几株大柳树围绕着宅院，那随风荡漾的柳丝把一片绿荫从窗口送到他的书房里，送到书桌前，这儿真是一个安心读书，研究学问的好地方。可惜现在这种诗情画意的宁静生活，被清兵的大炮声打破了。国家落到这么个地步，黄淳耀再也坐不住了，他放下笔，拿起挂在床头的宝剑，走到后院的柳树荫里飞舞起来。一道道剑光在黄淳耀的身前身后，上下左右闪耀着。突然，他飞起一腿，侧着身子向后一仰，右手向前平举，狠狠地将剑刺进树腰里……

这时，一个家人过来通报，说有张铎眉、徐福两位拜访。黄淳耀放下剑，迎了出来。

急性子的徐福在书房里刚一坐定，就把城内的情况和须明徵的所作所为讲了一遍。接着，张铎眉也把他们的来意告诉黄淳耀：要他出来主持守城的大事。黄淳耀沉思了片刻，满腔热情地说道：

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保卫家乡，情理难却。

我黄淳耀是在嘉定长大的，现在敌人要来烧杀掳掠，如果我推托责任，那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下无面目见乡里父老，守城的事我一定尽力。至于当首领的事，不是我推却，实在是才疏学浅，挑不起这副重担。我已想好了一个适当的人，只有请城北德高望重的侯峒曾老先生来当此大任。”

接着，他们三人便详细地商量的守城的事，并商定第二天由张铎眉带着黄淳耀的亲笔信去乡下请侯峒曾回城，共商大事。

说来也巧，这时侯峒曾的大儿子侯元演满头大汗跑了进来。他向黄淳耀作了个揖，说道：

“黄叔叔，刚才小侄在大街上看到了一桩可气又可笑的事，让我讲给各位听听。”那侯元演抹了一把汗，端起一杯凉茶，一口气灌下肚去，然后讲起刚才大街上发生的一桩事，

这天下午，南门外护城河里开来一只船，靠岸后，从船上下来了几个和尚不象和尚，道士不象道士的人。看上去他们是男的，可是后脑勺上统统拖着一条猪尾巴似的大辫子。这辫子是头顶心留着的一大撮长头发编成的，可脑壳的四周用剃刀刮得精光，亮铮铮显出鸭蛋青的颜色来。远远看去，宛如拔起来的大蒜头。还有怪事哩，这些人的袖口都缝着一只马蹄，

向上翻着。其中有两个人抬着一乘小轿，在轿后跟着的一个大汉，手里捧着一叠灰不溜秋的纸片。这一行人来到城中心的洲桥上停下，从轿里走出一个留八字胡的中年人来。人们围过去一瞧，原来就是上次偷偷逃走的伪知县张维熙！现在他一身满洲人打扮，神气活现。

张维熙从轿上下来以后，嘴里不知喊了声什么，只听那个捧纸片的人“喳”的一声，忙将袖口上的那只“马蹄”往下一翻，随后一腿跪地，同时把这只翻下来的“马蹄”往地上一合，低头问：

“老爷有何吩咐？”

“把那薙（tì，意思同剃）发的布告贴在墙上，你向老百姓宣讲。”

“喳！”

不一会儿，桥堍边聚了一大群人，个个伸长了脖子象看猴子要把戏似地围着这些“活宝”。那个大汉唾沫星儿四溅，讲着明朝已灭亡了，如今大清帝国建立，大家都应该做清朝的顺民，穿满洲服装，特别是要剃满洲的头。人堆里有一个人故意问道：

“这满洲头是什么鸟样的？”

那大汉子一本正经地启发道：“你们看，我们老爷剃的就是标准的满洲头。”

“你们这位老爷，不光头是满洲的，连心肝肚肠也是满洲的哩！”

听到这么一句辛辣的挖苦话，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。

这位第二次上任的县太爷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牙齿咬得格格响。想想自己是大清帝国的命官，如今受这些无知小民的奚落，成何体统呢！但是，他又害怕这嘉定的老百姓不好对付，再说城里目前还没有清兵，现在全靠须明徵的庇护，才能第二次进城。因此他只好压下怒火，扬一扬手，指着墙上刚贴上的告示，说：

“上面写得明白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这是大清的法律，谁敢违抗？”谁知他的话音还没落，一下子七、八个人挤上前来，愤怒地喊：

“我敢违抗！”

“我敢！”

“我也敢！”

这时候，愤怒的人越聚越多。有几个人当即就在大街上高喊：

“官军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来保护我们的头发！谁带头打敌人，我们就跟谁走！”

“……，就那么的，把那狗官轰到县署衙门里躲

起来了。”听侯元演一口气说完，大家不禁哈哈大笑了一阵，然后又议论开了，都觉得这伪知县第二次进城，必有阴谋诡计。俗话说“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”，要加倍提防。

等侯元演喝完茶，黄淳耀递给他一把芭蕉扇，亲切地问道：

“侯老先生身体好吗？他什么时候回城里来？”

经黄淳耀这么一问，侯元演才想起父亲叫他来这儿的事，忙回答：

“家父近来身体尚好，只是心情不佳。他昨天就回城里来了。刚才家里来了一个客人，是从清兵屠杀的扬州城里逃出来的。那客人说，前些日子，江阴县已经组织起抗清的民兵了。如果叔叔有空，请过去谈谈。”

“那好啊，我们正商量这事儿，准备一起去找你爸爸哩！”三人站起身来，跟着侯元演一起到侯峒曾的家里去了。

伪知县张维熙第二次进城、满清政府限令薙发的消息，第二天便传遍了嘉定县各村镇。于是各村镇都有人起来召集民兵，组织武装，反对剃发留辫子，反对种族压迫。

在嘉定西乡六都地方，有个王霖汝召集起民兵七

百多人，号称王家庄兵。

在南门外的石岗镇，原在史可法部下当过兵的支益，组织了一千多人，称做石岗兵。

在南翔镇，李冗文组织起两千多人，称为南翔兵。

此外，在城北面的娄圻镇、城东面的罗店镇、城西面的外冈镇和葛隆镇等地方，也都组织了民兵武装。

嘉定人民愤怒的火焰，已熊熊地燃烧起来了。

与此同时，汉奸走狗们也在加紧活动。张维熙进城的第二天清早，就坐着轿子到处拜访当地的绅士，想拉他们帮自己的忙。他东家进西家出，一连跑了十几家，吃的全是闭门羹，没有一个肯见他的人。当他来到黄淳耀家门口的时候，黄家的佣人劈面就给了他一畚箕草木灰；当他刚从轿里伸出头来，要进侯峒曾家大门时，侯家的人兜头给他一盆污水，浇得他赶紧缩回轿子里，溜走了。

原来嘉定地区古时有个风俗，当那些最无耻的坏蛋上门来时，向他泼污水、扬草木灰，是比给吃闭门羹还要严厉的惩罚。意思是让他淋一头水，碰一鼻子灰。如果这人再要厚颜无耻、死皮赖脸地进门，那就要用扫帚打出去了——这叫扫地出门。

张维熙尝到了这几样“招待”，再也不敢去串门了。他灰溜溜地回到县署衙门里，独个儿摇头叹气。

正当张维熙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须明徵却兴冲冲地跑来，向张维熙点头哈腰报告了一个消息：满清政府委派李成栋做吴淞总兵，镇守吴淞口，现在正带着几百个骑兵和一百多只兵船，上面装了两千个步兵，从水、陆两路来到嘉定东门外，准备到吴淞去上任。

张维熙听了这个消息，马上来了精神。他与须明徵咬了一阵耳朵，立即坐着轿子去东门外迎接李成栋。他让须明徵留在城里张罗酒席，寻找妓女，准备请李成栋来镇压嘉定的老百姓。

天还没有黑，东门外土地庙里就点起了一对胳膊般粗细的红蜡烛。李成栋大模大样地坐在一张八仙桌的上首，旁边站着两个妓女，轮流给他斟酒夹菜。张维熙与须明徵小心翼翼地陪在下方劝酒。张维熙从苏州带来的几个衙役，川流不息地上菜端点心。

正当这帮人大吃大喝的时候，徐福带了一队民兵向东门奔来，后面还跟了不少百姓，他们都恨不得将这些坏蛋抓住杀个干净。须明徵的亲信一看这情势不对，忙跑到土地庙报告。狡猾的须明徵急忙溜进东门外，拿着把椅子背靠城门坐着，挡住民兵、百姓们，不让出城。他红着脸，喷着酒气，伪善地劝说道：

“乡亲们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兄弟今天就是为了嘉定城的安全，才冒着被杀头的危险，到东门外去与清兵谈判。现在他们已答应不进我们嘉定城了。请大家放心回去吧！你们千万不能莽撞，鸡蛋是碰不得石头的……”

须明徵又是欺骗又是恐吓，硬把人们拦了回去。

这天夜里，张维熙和须明徵原打算请李成栋住在城里，细细商量把城内民兵改编为清兵的事。不料走漏了消息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李成栋只得在东门外兵船上过夜，并且在岸上加派了岗哨，小心地戒备着。

第二天清早，李成栋吩咐自己手下的副将梁得胜带领三百人马，一百多只兵船，留在嘉定东门外驻守。其余的兵马，由李成栋带领着，从陆路开往吴淞。清兵经过的地方，不是要老百姓供应酒肉，就是抢掠奸淫。因此，人民对他们更加仇恨了。

这天夜里，侯峒曾的小客厅里坐满了人。

这个小客厅背倚竹林，东临小河，南面是个小天井。天井的东西两个角落里，各有一簇冲天的娘子竹。客厅里陈设很简朴，一张书桌靠北墙摆着，四周放着几把太师椅与靠背竹椅。在北面的墙壁上，挂着一幅画：先用淡墨勾出了被狂风吹动的排竹，又用浓

墨绘出了群竹与风搏击。那竹叶好似宝剑，迎风抖擞着。这一切，都显出那竹子的挺拔和坚韧的气势，这是侯峒曾平日最喜爱的“风雨竹图”，平常是挂在书房里的，前天他特意将这幅画移到这小客厅里来了。

客厅的窗外是一片青翠的竹林。淡淡的月光从细碎的竹叶间筛下来，地上显出斑斑驳驳的影子。侯峒曾的三个儿子：元演、元洁、元澹正在这竹林的月光下舞剑。侯峒曾背朝客厅的窗口，坐在一把竹椅子上，聚精会神地听着徐福讲述刚才须明徵在东门的那一出“精彩表演”。听着，听着，他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，站起来走出客厅，伫立在竹林里。

侯峒曾已经五十开外了，魁梧的身体近日来有些消瘦，两鬓出现了几丝白发。三缕几寸长的胡须垂在胸前，给方正的脸膛增加了威武的气派。他一生最喜爱的是竹子。在他看来，竹子永远那么青翠，永远那么挺拔，风吹雨打，从不改色，刀砍火烧，永不低头。他觉得前人赞美竹子“节节是忠肠”，一点也不错。他自个儿就是“竹子性格”，宁愿折断，也决不向恶势力屈服。他在明朝曾经做过高级官员，为人正直，名声很好。后来看到明朝一天天腐败下去，他不愿同流合污，便辞官回乡。去年福王在南京做了南明的

皇帝之后，曾经封他一个官位。他认为福王这人是个人地地道的糊涂蛋，不配做皇帝，所以就拒绝去上任。当他在乡下听到清兵南下到处杀人放火，奸淫抢劫，便再也呆不下去了，立即回到城里。这些天来，他暗暗观察须明徵的所作所为，看出这家伙显然是个内奸。

他在竹林里站了一会儿，等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，又回到客厅里来。他同大伙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指出我国东南一带老百姓抗清的烽火，已经到处燃烧起来了。江阴县已经竖起了起义大旗。松江府与崇明县都组织起民兵抗清。原来昆山、太仓、嘉定三县约定联合防守清兵入侵，后来太仓县中途变卦，几个领头的人开城门投降了清兵，不过昆山、嘉定的人民现在仍然坚持着抗清的主张。

嘉定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它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前缘，从南京、苏州到吴淞口与松江府去一定要经过这里。嘉定的东面有正在起义的崇明岛，南面又有坚决抗清的松江府。清兵要想消灭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抗清力量，必然要拔除嘉定这枚钉子。因此，侯峒曾提出：“我们就要狠狠地钉在这儿！”

侯峒曾最后提醒大家说：

“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内部有人吃里扒外，媚敌求荣！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，说不定会落到太仓县

开门投降那样的地步。”

“我看这须明徵得马上除掉！”徐福搓着手，焦急地接着说。

“对，这家伙的账是该清算了。听说西门外还潜伏着一个奸细，得马上抓起来。”张钊眉补充道。

黄淳耀也把下午得到的消息告诉大家：苏州城外的民兵进攻苏州城已取得胜利，吴之葵正带大军来援助嘉定。因此，他建议分两步行动：一方面在城里肃清内奸，抓住须明徵与张维熙；另外，派人去四乡联络民兵，把他们统一起来，选一部分精悍的进城来，协同防守。

侯峒曾认为这些主意都很好，当即就派人分头去办。侯峒曾让儿子侯元演、元洁去对付伪知县张维熙；派张钊眉暗中继续监视须明徵，待时机成熟，一网打尽；叫徐福去城外联络四乡民兵；侯、黄两人留在城内进行守城的组织筹备工作。等他们分派停当以后，鸡已叫头遍了。

闰六月十四日这一天，天气十分闷热。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，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县衙门前的柳树象病了似的，干巴巴的长条叶子在枝上打着卷，枝条一动也不动，没精打采地低垂

着。几只狗趴在墙脚根阴暗角落里吐着红舌头。整个嘉定城里象烧透了的砖窑。

县衙门口放着一副剃头担子，担子的一头竖着一根竹竿，上面挂着一块木牌，写道：谁不剃头，就悬其头。仍然是前几天跟张维熙进城的那个汉子，瞪着眼站在一旁，大概是在等剃头的“顾客”吧！

这生意也实在清淡，快近中午了，还没有一个人来光顾。

大约又过了个把时辰，从东大街那面来了一群人，围住这副剃头担子。其中有一个后生一屁股坐到担子上，朝那大汉笑笑说：

“喂，难为你等了老半天，还是我来开个张吧！不过，你别忙，让我问清了价钱你再动手不迟。”

“这剃发不要钱的。不光不收钱，要是你带了这个头，说不定我们的知县大老爷还会赏你几吊钱哩！”那大汉一本正经地回答说。

“怎么，不要钱？你们满洲人喝西北风过日子啊？”那后生故意把“满洲人”三个字讲得特别响，拖得特别长。

“小老弟，我可不是满人，同你一样，是汉人。”

“汉人？我看不象。汉人的后脑勺上哪有长着一根猪尾巴的。要不，你爸爸是头大公猪，生出个长尾



巴的儿子来……”这句话的下半截淹没在一阵哄笑里了。

那大汉这才听出人们是在耻笑他，攥(zuàn钻)起拳头正要发作，抬头一看，人已挤得水泄不通，许多人手里还捏着明晃晃的匕首。他看风头不对，拔脚就溜进衙门，衙役马上关起大门。

那个领头的小后生就是侯元演。他领着大伙七手八脚地把剃头担砸了个稀巴烂，将照壁（县衙门前贴告示的墙壁）上贴的赈发告示撕得粉碎。这时候，衙门口人声鼎沸，那几只躲在角落里吐舌头的狗，早被吓跑了。

侯元洁看看火候到了，便向哥哥丢了个眼色。侯元演会意，立即跳到衙门口的石狮子背上，大声地说：

“乡亲们，逼我们脑袋后边拖根猪尾巴的汉奸县官张维熙就躲在这衙门里，大伙说该怎么办？”

下面的回答是一片怒吼：“砸开门，活捉汉奸张维熙，抽筋剥皮！”

紧接着，愤怒的人群扛来了大石条，往大门上撞去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这嘭嘭的撞门声，象投枪一样扎在躲在后花厅里的张维熙的心上，吓得他两手发抖，把一盏人参汤全泼在满清官服的大襟上了，刮

光了的脑袋四周，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往下滚着。那个刚刚逃进衙门的大汉来到张维熙跟前，劝他快点脱下官服，从后门逃走。

“混蛋，我是大清帝国任命的堂堂县官，岂可丢下官职潜逃？”张维熙在下等人面前，一向装作一本正经，这会儿又对大汉子咆哮，“你还死在这里干啥，还不快去把大门再顶上几道杠子，派人快去通报须明徵，让他来制止这些刁民。”

等那大汉一离开，张维熙立即关了花厅的大门，脱下那身崭新的官服，摘下马桶盖似的官帽，把辫子盘在头顶，然后戴上一顶遮阳草帽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忽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县衙的大门被砸开了。愤怒的人群象潮水般涌向公堂，涌向花厅。张维熙料想后门口一定也有人堵在那里，灵机一动，转身向厨房逃去。原来厨房的大水缸边，有一条阴沟直通河里。他好不容易把肥胖的身子塞进阴沟洞里，拚着命往外钻，终于爬到了河边，总算捡了条狗命。

当城里百姓在侯元演兄弟带领下大闹县衙门的时候，城外的民兵在徐福的联络下向城里赶来了。可是须明徵竟把南门关闭，站在城头上，假情假义地向城外民兵劝说：

“诸位兄弟要杀敌，请到东门外去，不必进城来惊扰百姓。”

民兵们听了大怒，在城下大骂须明徵。他们本来想冲进城去杀死这个汉奸，后来考虑到先集中力量打垮驻扎在东门外的敌人，再回头来收拾这坏蛋不迟。于是，几队民兵就趁着太阳还没落山，迅速向东门外挺进。

民兵赶到东门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下山，西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血红的晚霞。护城河边的柳树上，知了烦躁地叫着。河里几个正在洗澡的清兵，一看民兵们杀来，忙拎着裤子，光着屁股没命地往营里跑。

那清兵副将梁得胜看到这情景，马上将自己手下三百来人马分作三队，两队往西南方迎战，一队留东北角守船。

战斗开始时，英勇的民兵一齐冲杀，把梁得胜的第一道防线冲垮了，杀死杀伤不少敌人。老奸巨猾的梁得胜看到民兵攻势猛烈，人数众多，在平地上很难顶住，就慌忙将清兵后撤到第二道防线——一个高坡上。他以四、五个士兵为一组，居高临下用弓箭射击民兵。王家庄民兵首先冒着乱箭进攻高坡，但没有攻上去。石岗民兵接着往上冲，也被打退下来。这个时候，南翔镇民兵的领队人许云美，领着民兵们在阵地

前大声呐喊：“汉奸梁得胜，投降满清兵。好人不想做，要做龟儿孙！”

梁得胜听了，气得嗷嗷叫，领着一队兵冲下高坡来，南翔民兵趁势杀过去，清兵在坡下被杀死不少。梁得胜觉得自己中了计，便把乌龟头缩了回去，退回高坡顽抗。已经冲到高坡下面的许云美，骑着一匹枣红马，冒着密集的乱箭继续往上冲。当他冲到半坡的时候，一支箭直向他的胸口射来，他在马上将身子往左一偏，躲过去了。不料敌人紧跟着又是一箭，从左边射来。许云美来不及躲闪，箭头穿进胸口，翻身落马，当场牺牲了。

正在这紧急关头，外冈和二十三都的民兵恰巧赶到，立即加入了战斗。民兵的力量得到补充，声势更加浩大了。再加天色暗下来，那血色的霞光已变为苍茫的暮色，弓箭失去了威力。民兵们趁机掩杀过去，杀得清兵丢盔弃甲，纷纷逃跑。

梁得胜的队伍溃散了。

在这节骨眼上，嘉定城北面的娄圻镇民兵也赶来助战。这支队伍从嘉定城外东北角杀来，正好抄了梁得胜的后路。那一队守船的清兵敌不住娄圻民兵，纷纷往西南方向逃。而西南高坡上败退下来的清兵，拚命往东北方向逃。这样，两股清兵在黑暗中相互践

踏，相互厮杀，乱作一团。

这时，城里的侯峒曾派儿子侯元演带着十来个小伙子，手提油桶，从东门里直冲出来，将油泼在兵船的篷帆上。紧跟着，侯元洁又带着二十个小伙子，手持火把，直往兵船上掷去。一刹那间，泊在东门外护城河里的兵船起火了。那火趁着风势，把这条河烧得象火焰山一般。

战斗在半夜结束了。敌人的一百多只兵船，被烧毁了四、五十只，剩下来的，也都作了民兵的战利品。那些清兵有的掉到水里淹死，有的退到船上被烧死。梁得胜收得几个残兵，狼狈地逃向吴淞去了。

义军的大旗在城头飘扬

东门大捷，打击了敌人，又进一步暴露了内奸。

当东门外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，张杨眉故意请须明徵带城里民兵出城助战。须明徵不但拒绝了这一请求，而且还紧闭东门，不让侯元演、侯元洁他们出城助战。这一下把守城的民兵激怒了，要找这家伙算账。须明徵见势不妙，调转屁股就溜。他从东大街拐到北大街，再从北大街绕到西大街，而后溜进“清泉”茶馆里，同一个中年男子唧唧咕咕咬了一阵子耳朵，又急忙走了。

等须明徵一走，那中年男子便拎着只包袱，从茶馆的后门钻出来。这“清泉”茶馆背后是一条小河，一个小门临河开着，几级石阶通到河边。河边有株垂柳，在柳荫里泊着一只乌篷小船。当这个中年男子一跳进船里，从船舱中立即出来几个人，七手八脚地把那中年男子象缚粽子似地捆了起来，扔到舱底下，摇着船走了。

小船摇进一条小河汉，来到黄淳耀家的后门口。

黄淳耀已打着灯笼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原来船上的那几个人便是张锡眉与几个民兵，他们对须明徵的一切活动，以及这个躲在茶馆里的中年男子，早已作了严密的监视，并且预先埋伏在那只小船里。在黄家后院，黄淳耀从中年男子的那只包袱里，搜出了嘉定县的户口、税粮册子与钱默溜走时扔在案桌上的那方县令大印，还有须明徵写给清兵的一封信。

经过审问，那中年男子供认出自己是清兵的奸细，是须明徵的党徒，并且说出还有一个人正窝藏在须明徵的家里。

第二天拂晓，张锡眉带着十几个民兵闯进须明徵家里，捉住了这个奸细，还搜出了一批来路不明的武器。须明徵看到事已败露，急忙跳后窗逃跑。愤怒的群众自动起来追捕，一直追赶到南门，才把他逮住捆了起来，押到闹市洲桥桥堍上斩首了。

斩掉须明徵的第二天，也就是闰六月十七日那天，鸡叫头遍，侯峒曾就起床了。他来到书房，将昨天夜里写成的誓词再细细地读了一遍，改了几个字，然后叫第二个儿子元洁抄在一大幅黄纸上。

鸡叫三遍时，黄淳耀带着弟弟黄渊耀捧着四面旗帜，来到侯峒曾家里。他们几个在侯家吃了点稀粥，便

一同来到县署前的空地上。

县署衙门前的照壁已经拆掉，那些砖石都运去加固城墙，所以现在这块空地就显得大得多了。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各路民兵已整整齐齐地站好了队。那场地的北面，也就是县衙门口，三张八仙桌一字儿摆开。当中一张桌子上燃着一对胳膊粗细的红蜡烛，两支蜡烛中间放着一只大香炉，点着一把沉香。那袅袅上升的香烟在晨风中扩散着，使周围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。香炉底下压着一张大黄纸——这就是刚才侯元洁抄写的誓词。

三通鼓响之后，侯峒曾整了整衣冠，走到桌前，捧起誓词。底下参加守城的民兵与百姓，右手紧握刀枪，左腿跪地，左手握拳高举过头，跟着侯峒曾宣誓。侯峒曾这天穿着一件青布衫，腰间系一条皂黄丝带，脚上蹬一双薄底快靴。他那白皙的脸膛，这时严肃得如同大理石雕成一般，两眼炯炯放光。他读一句誓词，下面千百人跟诵一句。当誓词读到“人在城在，城亡人亡，誓死保卫家乡”几句时，群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。

宣誓完毕，誓词用火焚化，表示向上天盟誓的意思。接着宣布嘉定抗清义军正式成立。

仪式一完，侯峒曾命令竖起四面白绸黑字的大

旗，旗上绣着“嘉定恢剿义师”六个大字。他举起第一面大旗，高声说道：“请黄淳耀先生防守西门，黄渊耀协助！”黄淳耀上前在香炉下磕头三拜，然后接过大旗，与弟弟渊耀带领一支队伍去西门。

接着授旗给张铎眉，派他同龚用图两人守南门；授旗给太学生朱长祚与夏云蛟等，派他们坚守北门。最后，侯峒曾命令大儿子元演打着第四面义旗，自己亲自领着队伍去东门防守。

守城的军民一致决定，防守的重大事宜，由侯峒曾与黄淳耀两人共同处理。

从这一天起，嘉定城的东城门和北城门都关闭了。在城外通往这两个城门的路上，堆了许多木头与大石条，作为拦阻敌人的障碍物。西城门和南城门按照规定的时间开闭，在通往这两个城门的路上，也放了许多木头与石条。

经侯峒曾与黄淳耀提议，嘉定人民推举了前任学官万逵代理知县的职务。

民兵们在城头上日夜巡逻着。

为了在全县各乡镇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民兵队伍，侯峒曾和黄淳耀又派人去寻访本县懂得武术的青壮年，请他们参加抗清斗争。

为了增强城内民兵的实力，侯峒曾和黄淳耀依照

群众的意见，实行“挨户出丁”的办法：把城里所有的住户分成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户多出几个壮丁，自备衣服和粮食，并且出一定数量的钱；中户少出几个壮丁，自备衣服和粮食，不必出钱；下户只须出一个壮丁就行了。

那些原来从城里逃到乡下去避难的人，听到这些消息，便兴奋地回到城里来，决心同守城的义军并肩战斗。

侯峒曾和黄淳耀把守城的事务布置妥贴之后，就带领着一些人，到四门城头上巡视。

这天，他们巡视了北门、东门、南门以后，来到西门城头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那火球似的太阳陷到西边地平线下面，晚霞烧红了半个天。侯峒曾默默地站了许久，他手扶着城头的女墙（城墙上面的矮墙），思潮翻滚，不禁回顾起嘉定城的历史。

嘉定建立县城是在南宋嘉定十年（公元一二一七年），以南宋宁宗皇帝的年号“嘉定”作为县的名称。这城墙本来是用泥土筑成的，不很坚固。到了明朝嘉靖年间，这县城几次被倭寇（wō kòu 窝扣，明朝时候人们对日本海盗的称呼）攻破。到了明朝隆庆年间（公元一五六七——一五七二年），一个名叫杨旦的县官发起改筑砖城，前后花了四、五年时间，筑成了现在的高、厚各

一丈五尺，女墙高两尺五寸，增修城楼与马道的砖石城墙。后来，又几次把城墙四周的护城河疏浚（jùn郡）加宽，在北门与西门各修建了一道水关，专门用来控制进出城里的船只。这样的城防设施，在东南一带的城池当中也算是上等的了。看着这些，侯峒曾鼓励大家说：

“我们有坚固的城池，有万众一心的全城居民，还有四乡农民兄弟的支援，我们的抗清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。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这就给东南一带，特别是对江阴、松江、崇明、苏州以及太湖上的抗清斗争，给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是一个很大的支持。我们在历史上就做了好事！”大家听着侯峒曾这番慷慨激昂的鼓励，个个充满信心。

西天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，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，绯红又变为浅红。在那浅红的余辉中，人们纷纷走下城门楼，回到自己把守的岗位上去，侯峒曾单请徐福留下。

侯峒曾拉着徐福的手，进到城楼里，请徐福坐下，然后捋着胡子，说：“老弟是智勇双全的人，前天我不派你守城门，是另有重用，要你辛苦一下，去完成一桩重大的任务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，递给徐福，“吴淞总兵吴之葵将军是个

主张抗清的人，现在你拿我这封信去，无论如何要请他发兵支援我们。听说吴淞失守之后，他便退守崇明岛，你一定要想法子见到他。讨得救兵之后，星夜赶回，不得有误！”

徐福双手接过书信，放到怀里。转手拔出随身佩带的宝剑，向桌边一挥，一只桌角“啪”的一声滚落到地上。徐福向侯峒曾拱一拱手，说：

“老先生的嘱咐，我徐福决不怠慢。如有疏忽，让我的头就象这桌角一样滚在你的脚边！”说完，他大步走下城楼，在苍茫的暮色里，上了马，往东向崇明岛方向驰去。

罗店人民伏击敌人

嘉定的百姓公开撕毁了薙发的命令，轰走了清朝政府委派的县官，杀死几百个清兵，焚烧了清兵的战船，组织起抗清守城的义师，这可使清兵的江南统帅多铎大吃一惊。他想不到江南的老百姓竟是这样顽强。多铎意识到嘉定这一个小城在全国范围来说，虽然是个弹丸之地，可是它挡住了清兵进军崇明、松江等地的通路，又与江阴、太湖、苏州等处的抗清组织相互呼应，这就使满清政府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富庶地区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。多铎觉得事情严重，立即从南京差人到吴淞，限令李成栋在几天之内把嘉定这颗钉子拔掉。

这几个月来李成栋一直得意洋洋，觉得自从投降清朝以后，攻下了扬州城，占领京口，杀入苏州，都是一帆风顺，真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了。可万万没想到小小的嘉定城会这么厉害。这两天李成栋一想起这件事，就恨得牙根疼，他几次发誓要报复。现在接到多铎的命令，他恨不得一下子将嘉定城里的百姓斩尽杀

绝，把房子放火烧光。可是又一想，自己手下的兵力不足，要对付嘉定城里城外的民兵，相当困难，得另外想个点子。

经过几天的阴谋策划，在梁得胜逃到吴淞的第三天，李成栋挑选了四十名骑兵，派了一个小头目带着，到太仓县去联系。要占领太仓的清兵全数出动，从西面进攻嘉定城，来配合自己从东面向嘉定城进攻。

四十名挑选出来的骑兵，一路上耀武扬威地向西面跑着。

太仓县位于嘉定县的西北面，从吴淞去太仓，一定要经过嘉定城外。在嘉定城与吴淞之间，有一个大市镇——罗店镇，罗店镇民兵的领导人唐景耀、唐培、朱霞早已得到情报，布置了埋伏，专等着同这伙坏蛋厮杀。

当这股骑兵经过罗店镇外的時候，突然听得一阵喊杀声，接着从芦苇丛里涌出了许多民兵，挡住去路，双方混战起来。在混战中，罗店民兵截住了四个敌人的骑兵。其中一人马刀被民兵的长枪打落在地上，正要下马去拾，民兵的几把大刀同时砍下去，把那骑兵砍死了。另外两个骑兵见了这个情景，正想调转马头往回跑，背上已刺进两支长矛，一命呜呼了。

只有一个骑兵侥幸逃脱。

前面夺路而逃的三十几个骑兵，跑了一阵子，回头看看没人追来，再瞧瞧四周也不见人影，就勒住马缰，擦着额角上的汗珠子，松了一口气。谁知正在这个时候，随着一阵喊杀声，从对面树林里突然冲出七八十个民兵，直往马前杀来。这一下敌人慌了手脚，当场就被刺死两个。其余的急忙拨转马头，往回逃命。民兵们一边呐喊，一边在后面紧紧追赶。

在罗店镇里一座高楼上瞭望的民兵，发现三十来个骑兵没命地往回逃跑，立即通知镇里的民兵一齐出动拦截。那些骑兵受到前后夹攻，乱作一团。有一部分当场被砍死；有的拍马往稻田里窜，也被长枪刺死；只有一小部分从小路上逃走了。

李成栋铁青着脸，站在几个逃回来的骑兵面前，气得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他的两只贼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，又想出了个鬼主意，他要血洗罗店镇。

这天夜里的四更天，李成栋带着兵偷偷摸摸地出发了。

罗店的民兵料到敌人要来偷袭，早就作好了战斗准备。他们事先在镇东面叫做马桥的地方埋伏着。几个鬼头鬼脑的清兵，摸摸索索地走过桥来，这是探路的，民兵们不去理他们。后面的李成栋看到几个尖兵

已安然地过了桥，就放胆命令大队人马过桥。正在这时，一声巨响，埋伏着的民兵们用火药铳和弓箭一齐向桥上清兵射击。清兵毫无戒备，纷纷中箭中弹落水。李成栋组织几次冲锋都无法越过马桥。

李成栋身边有个走狗，名叫朱甲，是罗店人。这家伙熟悉这一带的道路、地形。他凑到李成栋的耳朵边，献了条诡计：派一队士兵，从马桥北面的一条田间小路偷偷过河，去包抄民兵的后路。

正当战斗打得激烈的时候，民兵的背后突然遭到攻击，民兵们一时来不及应付，只得往镇里退却。

清兵冲进市镇，见人就杀。

噹！噹！噹！铜锣的声音响彻了全镇。

民兵首领朱霞和市民张小盖两个，背着大刀，各提一面铜锣，在镇中心的一家屋顶狠命地敲着，一边大声喊叫：“清兵杀来了，快起来杀敌呀！”

黎明时的小镇，正兴着早市。街上买菜的、店铺里做生意的、刚起床的居民，一听见清兵杀来，都不约而同地拿起菜刀、木棍、铁锹等家伙抵抗。

敌人的骑兵在街上横冲直撞，只要看见人，不管是大人小孩，还是年迈妇女，都用马刀砍杀。一些青壮年男子纷纷登上屋顶，用砖瓦往下砸骑兵。

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两队清兵爬上了屋顶，将

朱霞与张小盖团团围住。朱霞将铜锣往一个清兵脸上砸去，张小盖从背上取下大刀，砍死一个敌兵。面对着四周围上来的清兵，他俩背靠背，舞着大刀，砍着敌人。几个清兵见这个势头，急忙往后退，一直退到屋檐边，哗啦一声摔了下去，脑壳碰在街心的青石板上，惨叫一声，死了。爬上屋顶的敌人越来越多，朱霞的左臂被砍伤，血流不止，张小盖的大腿也被长矛刺中，站立不住。那些清兵咆哮着围上来，想要抓活的。猛然间，他们两个同时向南面屋檐杀去，趁敌人往旁边一闪的机会，纵身跳到河里，自尽了。

民兵的另一个首领唐培在巷战中负伤被俘。当敌人的刀已经砍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，他还瞪着眼睛大骂，壮烈牺牲。

这次罗店镇的老百姓被清兵杀害了约有一千六百多人，房屋被烧成一片焦土，财物被抢劫一空，街上到处是居民的尸体。

夜已过了三更，吴淞口的海潮，哗啦哗啦地拍打着堤岸。吴淞镇上死一般沉寂。李成栋的总兵营里一群人正在大吃大喝，这是李成栋血洗了罗店镇之后摆酒庆“功”。

今晚李成栋的心头却另有一番滋味。他开始时很

开心，但酒喝到后来，心里却闷起来了，他想起了多铎给他的限期打下嘉定县城的命令。要打下嘉定城，必须求得太仓清兵的援助，到太仓去的人选，他只好挑自己最亲信的人了。李成栋特意叫人捧来一只大海碗，亲自斟满了酒，端到自己的亲弟弟李成林面前，说：

“我的好兄弟，这是一个立功的机会。你带领骑兵，一定要冲到太仓。我们打嘉定能不能成功，就看你的了。”

李成林听了，嘻笑着拍了拍胸脯，夸口说：“请大哥放心，民兵在路上拦截算得了什么，如果连这些无名鼠辈都对付不了，我就不是赫赫有名的李总兵的兄弟了。”说着，端起那海碗，仰着头一口气灌了下去。

李成栋听弟弟这么说，便拍拍李成林的肩膀道：“好！我相信你一定能办成这件大事。等回来时，我摆酒为你庆功！”

第二天，李成林带着几十个骑兵出发了。他们马不停蹄，一气赶了三十多里路，来到嘉定城外的东关村。

城东的民兵首领严爱棠，早已得到消息，带了五百来名农民埋伏在村后大路两旁，只等李成林一伙撞上门来。这天天气很闷热，李成林的人马跑到东关村的

时候，都已经是汗流浹背了。他们远远地望见村后有一个池塘，几个口干舌燥的骑兵想下马洗脸喝水。李成林把他们臭骂了一通：“你们这些混蛋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！这儿离嘉定东门口只有两三里地，万一……”

李成林的话音还没落，一阵铜锣的声音响起来了。严爱棠率领五百来个农民拿着锄头、铁锨、钉耙冲过来，围住了这伙骑兵厮杀。严爱棠挥舞着一把腰刀，向一个骑兵砍去。那骑兵看这农民只拿着这么一把短家伙，在马前马后挥舞，心里觉得好笑，便毫不在乎地用长矛对准严爱棠的心窝刺去。当矛尖离胸前三四寸的时候，严爱棠猛将身子一侧，顺势用左手抓住长矛柄用力一拉，咕咚一声，那骑兵滚下马来。严爱棠手起刀落，结果了那家伙的性命，急忙抓起那马缰，回头吩咐一个小伙子，快骑这匹马进城报告情况。

仗越打越激烈，敌人被杀得七零八落。李成林带着十来个骑兵好不容易冲出包围，狼狈地向西逃窜。严爱棠他们也不去追赶，只是收拾敌人丢下的武器，重新布置好阵势，堵住敌人往东逃跑的退路。

李成林跑了一阵子，见后面没有人追，便放慢了脚步，要手下人小心，想悄悄溜过西门外的长板桥。只要一过长板桥，到太仓城就没有问题了。



黄淳耀接到严爱棠的报告，早把一切准备停当了，现在他正等候在西城门的门楼上。

从吴淞到太仓只有一条官道，黄淳耀站在门楼上目不转睛地盯住这条官道。不一会儿，道上尘土飞扬，有十来个骑兵飞奔而来。当他们来到长板桥头时，都勒住马缰，似乎在观察动静。李成林骑马杂在队伍中间，他看见大河里并无船只，桥的对面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，只是两岸芦苇丛里不时有几只小鸟扑楞扑楞地飞出来。李成林命令骑兵朝芦苇丛放了几支乱箭，只轰出几只躲着歇凉的黄雀。

经过这一番侦察之后，李成林才叫两三个骑兵过桥探路，又留下四五个骑兵在后边卫护。他以为这么过桥是万无一失的了。

正当探路的几个骑兵跑到桥当中的时候，只听得哗啦一声，桥两头的木板同时翻倒掉进了水里。紧接着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水中的四根桥桩全断了。桥上的几个骑兵连人带马一起摔到河里。这时，城上的火炮向桥头轰去。骑兵中了炮弹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有一块弹片不偏不倚，正好击中李成林的马眼。那马疼得跳了起来，一下子将李成林颠了下来，摔了个半死。跟着又飞来一发炮弹，把李成林炸得血肉模糊。

原来黄淳耀与侯峒曾早就料到李成栋一定还要派

人去太仓联系，便让人把长板桥的桥桩锯断，又把桥两头的木板拆开，然后用绳子绑好。等到敌人走到桥当中，躲在芦苇里的民兵一拉绳子，桥坍了。与此同时，黄淳耀命令架在西门城头上的几门大炮，一齐往桥头轰击。这样，李成林率领的十几个人马，只剩下那留在桥下作后卫的几个骑兵没被炸死，没命地逃回吴淞向李成栋报丧去了。

娄圻之战，民兵会师

李成栋脸色铁青，瞪着眼，咬着牙，慢慢地从剑鞘里抽出宝剑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门外正跪着从长板桥逃回来的几个骑兵。李成栋两眼凶光毕露，直瞪瞪地看了他们好一会儿，突然，一剑刺进当中跪着的那个骑兵的心窝。那兵惨叫了一声，倒在血泊里了。其余几个吓得趴在地下磕头求饶。

“来呀！”李成栋咆哮着，“把他们拖下去，给我砍了！”

应声上来几个大汉，七手八脚地把这几个骑兵拖了下去。

这时，李成栋一抬头，看见有几个人走来，便招了招手，示意叫他们进来。

这几个人，正是走狗朱甲和他的把兄弟。他们刚才在吴淞小酒店里叽咕了半天，觉得从吴淞到太仓去，走嘉定城外这条官道不是上策。便想出了个鬼点子，来向李成栋献计策了。

李成栋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，朱甲小心翼翼地凑到

他耳边说道：

“要与太仓联系，必须先扫除城东东关村严爱棠那些民兵，而后抄近路消灭城北面娄圻镇的民兵，打下娄圻镇。娄圻与太仓隔条河，一抬腿就到了。太仓兵一出动，他们攻西门，我们攻东门，不愁打不下嘉定城！”

李成栋眯着眼睛，不住地点头。他想，这些地头蛇确实厉害。如果早些说有第二条路通太仓，我那成林弟弟也不会白白地死了。他觉得这几个人目前很有用，便叫他们跟随在身边。

这一年夏天，真是热得出奇，热得人心烦意乱。要是在往年，这小城的居民，晚饭一过，洗过澡，女的就在街路上横一张竹榻，摇着芭蕉扇啦家常。小孩子在竹榻边穿来绕去捉萤火虫，大一点的孩子，早已光着屁股钻在屋后的河里洗澡、打水仗去了。男人们趿（tā）拉着鞋子，摇着蒲扇，到处找风凉。

可是今年不同了。男子大都集中在县衙前那块空地上，打着赤膊枪对枪、刀对刀在练武，练得汗流浹背也难得休息一会儿。那些妇女们芭蕉扇也顾不上摇了，她们三五成群地在院子里、街路旁，双手不停地削箭杆、往箭杆上粘羽毛。

侯峒曾与黄淳耀带着几个人在街道上巡视着。他

们看到全城的百姓都积极备战，非常兴奋。他们边走边谈，来到了洲桥桥头。

桥下是蓝湛湛的河水，桥边有一座巍巍的方砖塔临河耸立着。古塔的南面不远，绿树掩映着一带黄墙，微风吹过，悠悠地传来孔庙大成殿檐角上响铃的清音。侯炯曾和黄淳耀站在桥上看着家乡这幅流水、小桥、古塔、黄墙的优美景色，更加激起了他们对故乡、祖国的热爱，更坚定了他们保卫故乡的决心。

正当他们看得出神、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座落在洲桥桥堍边的豆腐店里走出老五叔来。那老汉右手拿着把篾刀，左手拿着根箭杆，招呼侯、黄二人。

“啊，老人家，儿子回来没有？”侯炯曾看见老五叔朝自己走来，忙迎上去，轻轻地问。

“刚刚到家，正在吃饭，准备去找你们二位，不想两位老先生已来到这儿了。那就快请进屋吧！”

“我们就在这店门口坐一会儿，让你的阿强安稳地吃碗饭，然后再细谈吧！”黄淳耀亲切地说。

老汉搬了几把竹椅子放在店门口，大家坐着谈起守城的事。

侯炯曾客厅外的竹林里，围着石桌石凳子坐满了人。大家刚才得到了阿强从吴淞带来的敌人要打娄圻

镇的消息，都在想着对策。爬在竹梢上的几只知了，耐不住这夜晚的闷气，一个劲地“吱——吱——”叫着。

黄淳耀在竹林的小径上来回踱着。侯峒曾手扶着一株青竹，轻轻地摸着竹节。过了一会，侯峒曾回到石凳前坐下，大家的目光立即向他投去。黄淳耀也停住了脚步。

“这样也好，”侯峒曾对大家说，“在娄圻镇的外面，来个大会战，要能把李成栋这些汉奸兵消灭在娄圻镇外，这对我们守城十分有利。”

“那就要马上通知各乡镇民兵，立即赶到娄圻镇。”张铎眉补充说。

“我还有一个意见，我们城里也出一支队伍参加战斗。”黄淳耀走到石桌边，向大家说，“这支队伍，我亲自带去……”

“我看你不必亲自去。你和侯峒曾先生坐镇城内，不可轻易出战。去娄圻的事就交给我吧！”一个名叫徐文蔚的头领慷慨地抢着说。

张铎眉知道徐文蔚是黄淳耀的亲戚，虽很有胆量，但毕竟是个读书人，于是就笑着说：“徐先生是个文人，这动刀枪的事，还是让我去吧！”

“在座的原来都是文人。”徐文蔚激动地从石凳

上站起来说，“如今大难临头，我们这些拿笔的人能拿起刀枪，为保卫家乡流血，战死在战场上是无尚光荣的！”

当他们分派停当，布置妥贴时，夜已经很深了。

这天晚上，狡猾凶狠的李成栋也带着队伍出发了。他的人马星夜摸到城东的东关村，天没亮就包围了这个小村子。严爱棠一面组织民兵狙击，一面保护妇女儿童向村子外边的荷花荡撤退。狠毒的李成栋派骑兵对付狙击的民兵，用步兵四面包围了荷花荡，不管老弱妇幼，全部杀光。严爱棠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。

李成栋在走狗朱甲的引导下，绕过嘉定东门，来到嘉定城西北面的娄圻镇。

娄圻镇的民兵与老百姓，趁清兵刚到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机会发起攻击，杀死杀伤了不少敌人。一直打到黄昏，李成栋仍无法攻到镇里，只得吹号收兵，把人马驻扎在娄圻镇口外面的砖桥附近。

打了一天仗的清兵象饿狼一样，在附近村庄抢劫。这些野兽宰了百姓的猪、羊、鸡、鸭，大吃大喝。

这一带村镇的百姓，对他们痛恨极了，当夜就鸣锣集合队伍，磨快刀枪，赶往娄圻杀敌。第二天早上，来到这儿的各乡镇民兵共有十来万人。嘉定西

乡安亭镇附近的杭家村，是一个几十户的小村庄，也组织起一队民兵，在杭文若的带领下，连夜赶了四十里路，来到娄圪助战。

李成栋看到那么浩大的民兵队伍，那样高涨的战斗情绪，心里便有些发麻，那只提马鞭的手，抖个不停，但在外表上却强装做镇静，督促部下赶紧摆开阵势，准备应战。

大会战开始了。

杭文若与邻居毛玉佩两人领着杭家村民兵杀在最前头。其他各乡镇民兵也随即出动。他们个个奋勇当先，一齐向敌人阵地压过去，杀得敌人招架不住，往后退却。李成栋一面抽出宝剑斩了几个往后逃的清兵，一面命令骑兵出动，以长矛等长武器来对付持刀剑等短武器的民兵。

杭文若在骑兵面前毫不畏惧，他冲入马队里，左砍右刺，杀死了几个骑兵，但自己也被敌人刺中，不幸壮烈阵亡。

正当双方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民兵队伍的背后突然混乱起来。原来，李成栋看清兵支持不住，正准备退兵，那朱甲又出了一个鬼主意。他熟悉这一带地形，偷偷摸摸带了一队步兵，爬过几块棉花地，抄了民兵的后路。

民兵缺乏作战经验，乱了起来。

正在这危急关头，徐文蔚从嘉定城里带领一支民兵赶到了。徐文蔚一到战场，就连声大喊：“增援的队伍来了，大家拚命杀呀！”

阵上民兵得到这支生力军的支援，士气立即振奋起来，又一齐冲上去拚死血战。双方混战了几个时辰，有的民兵受了重伤，有的牺牲了，人数越来越少。最后，徐文蔚自己也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。

这次大战，民兵人数虽然众多，可是在狭小地带作战，两面多是河道港叉，相互拥挤，兵力施展不开；再加上战场上没有统一的指挥，又缺乏作战经验，因此，被李成栋打败了。可是，他们英勇抗击强暴，保卫家乡，反对民族压迫的崇高精神，至今，嘉定人民还念念不忘。

李成栋打开娄圻镇之后，纵兵在镇上大肆烧杀、抢劫。他们在这么一个小镇里一下子杀了一千多人，烧了无数民房，抢得的金银财宝装了几只大船，又虏去不少年轻妇女，供他们蹂躏取乐。

李成栋一面派人去太仓联系，叫他们一起攻打嘉定城；一面自己带着兵马进逼嘉定城下，在东门外扎营。

守城将领身先士卒

“嘉定恢剿义师”的大旗，在嘉定城东门城楼上飘扬着。一个义军战士手握长矛，身背大刀，站在大旗下面，警惕地注视着城外清兵的动静。在大旗不远处，有三、四个义军战士在练习武艺。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大汉，在舞动一把大刀。那刀象车轮似地旋转，真的到了泼不进水的地步。舞到最后，那大刀在骄阳下成了一团白光，绕在那人的周围……

“舞得太好了！”一个年轻后生刚跑上城头，便禁不住喝起采来。那大汉见有人上城来，便收了刀，叫道：

“阿强，是你啊！有事吗？”

“侯老先生在哪？”

“在城楼里开会呐。”

“我有急事要见他。”

侯峒曾、黄淳耀和张钊眉等人正在热烈讨论怎样对付太仓清兵攻西门的事，那舞刀的大汉进来说：

“豆腐店的阿强，有紧急军情报告！”

侯峒曾道：“请他进来！”

阿强来到城楼里，撩起衣服的大襟擦了几把汗，接过黄淳耀端给他的一碗凉茶，一口气喝干之后，说：“报告各位老先生，在城南大河里有十来只大船，向嘉定城方向开来……”

“船上是什么人？”

“好象是兵船，船上人有武器。”

“打的什么旗号？”

“没有旗帜。”

“噢？”侯峒曾诧异起来，立即下命令说：“继续监视，作好应急准备！”

“好的。我这就去通知。”

过了一柱香工夫，阿强兴冲冲地转了回来，他的身后跟着徐福与一位明朝的军官。大伙一看是徐福回来，欣喜异常。侯峒曾忙上前拉住徐福的手，热情地说道：“你可回来了，我们刚才还在惦念着你呢！”侯峒曾看到徐福背后那位军官打扮的人，便问道：“这位是？”

“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”徐福回身请那军官上前，说：“这是吴之葵将军派来的蔡乔将军。——这位是侯峒曾老先生，这位是黄淳耀先生。”

侯峒曾大喜，他一面请大家就坐，一面亲自在两

只蓝边的海碗里斟满了凉茶，双手捧与蔡、徐两位，亲切而又带着歉意地说：

“两位辛苦了！古人云：‘寒夜客来茶当酒’，现在我们是兵临城下茶当酒，一碗龙井慰将军罗！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

在一片笑声中，蔡、徐两人恭恭敬敬地接过海碗，一饮而尽。

接着，徐福便将送信讨救兵的事说了一遍。那天徐福接受侯峒曾的重托，日夜兼程赶到崇明岛。谁知那个放弃吴淞退到崇明岛去的吴之葵，又因为与崇明岛上的义阳王闹意见，在上个月离开了，到了松江府招兵买马抗清。徐福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在松江城里见到了吴之葵。

吴之葵读了侯峒曾的亲笔信，又听了徐福的叙述，对嘉定百姓抗清的决心大为钦佩，当即就拨了三百多名明军，派蔡乔率领，前来嘉定增援。

当徐福讲到这里，忽然门外那位大汉进来说，西门差人来有要紧的事报告。

侯峒曾说：“请他进来。”

那来人到城楼里向大家行了个礼，说道：“刚才从太仓方向来了一股敌人，正准备攻打西门，从城上看下去，还有几门大炮……”说话之间，便听得轰隆

几声巨响。侯峒曾急忙从壁上取下宝剑，准备亲自去西门。黄淳耀也站起来，刚要跨出门口。蔡乔与徐福上前劝阻：

“侯老先生在此东门镇守，不能离开。黄先生先回西门去也好。西门外的那群‘猪尾巴’，还是让我们俩带南门外的三百名明军去收拾吧！”

“蔡将军与徐老弟刚从松江远道而来，十分疲劳。再说你们还没有吃饭，空着肚子怎么好上阵哩！”侯峒曾恳切地劝说着。

蔡乔也是个刚直有血性的汉子，哪里顾得上这一些。他向侯峒曾拱一拱手，说：“老先生不必讲了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现在是火烧眉毛的时刻，我立即带三百人马，杀退了那些畜生，再来陪老先生吃中饭不迟。”说完话，等侯峒曾点头之后，他与徐福出南门，领兵厮杀去了。

从太仓开来的清兵，架起几门大炮轮番轰击西门一带城墙，但只打了几个小缺口。后来，狡猾的敌人把几门炮一齐对准一个目标猛轰。这样，西城门的南侧终于被轰开一个大缺口。大队清兵拚命向缺口涌来，但被黄淳耀率领的民兵杀退了。清兵又发起了第二次冲锋。当他们快要越过护城河，爬上那个大缺口的时候，却不料背后突然喊声震天，杀来一队人马，

截断了他们的退路。清兵慌了手脚，纷纷逃命。正在城头指挥的黄淳耀，立即大开西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领兵杀出。敌人腹背受敌，被杀得大败，剩下小股人马狼狈逃窜。蔡乔与黄淳耀也不追赶，收兵回城，缴获大炮三、四门。

蔡乔回到城里，与侯峒曾商量，决定把三百余名明军驻扎在南门外，这样可以同城内的民兵形成一个倚角之势，互相呼应。

战斗结束后，检查西门一带城墙，有五处被炮火轰塌了，缺口比较大，需要大量的砖石填补。侯峒曾也来到西门参加修筑城墙。他与黄淳耀两人在烈火般的骄阳下，同义军以及老百姓一起搬砖运石。侯元演的左脚上生了个毒疮，脓血直流，但毫不在乎，坚持着抬大石头。

嘉定城里的百姓，看见领头的几个人都这样以身作则，纷纷自动地参加修城墙的劳动。大家对守城的信心更足了。

为了修城墙，附近可以拆的墙、可以搬的砖石全都运来了，可是尚有两个大缺口没有东西堵。黄淳耀的弟弟黄渊耀匆匆地跑来问：

“哥哥，怎么办呢？要不，把西林寺的房子拆几

间，砖、瓦、石和木头全可用来修城墙，只有这个法子了！”

黄淳耀犹豫起来了。他站在城头上，望着这城墙的西南角，在一片梨树林里隐约露出黄墙青瓦，这便是他熟悉的西林寺。他想起这寺是老和尚挨家挨户向施主化缘（和尚向人募集财物叫做化缘）造起来的，是嘉定百姓经常去朝拜的地方，也是黄淳耀兄弟两个常去读书的地方。他摇了摇头，觉得不能拆这个寺宇。一阵南风吹过，清脆的钟声从西林寺方向传来。随着钟声，从梨树林里腾起几只白鸽，向东飞去。黄淳耀的目光随着鸽子移往东面。在不远的地方，他看到了自己世代居住的老屋。他右手在女墙上拍了一下，有了主意。他回头对随在身后的弟弟说：

“渊耀，那西林寺现在还不能拆，到万不得已时再考虑吧……”

“那用什么堵缺口呢？”渊耀着急地打断了哥哥的话。

“有办法。咱们家的几间堂屋不是空着吗，你带人去拆掉，把砖、石、瓦和木头全数运来。”他说完，看渊耀还呆呆地站着没有动身，就又加了一句，“快去！这有什么犹豫的。没有国，家还能存在吗？如果你不去，我自己带人去拆。”

“大哥，我懂了。我这就去！”黄渊耀毅然走下城去，招过一队义军，要他们跟去拆自家的堂屋。

家住城里的民兵听了这么个命令，都含着泪花说：“黄先生有屋可拆，难道我们就无房子可以拆？我们也回去把家里的砖、石和木料运来。”于是许多民兵纷纷回去运自己家的砖石，剩下四乡进城的义军，跟着渊耀去了。

不到半天工夫，砖、石、木头大批运来。除了修补几处坍塌的缺口之外，又把一些不牢靠的地方，重新加固，余下的材料，黄淳耀让人堆在城脚下，等到需要时，就可以应急。

西城一带的城墙修好了。侯峒曾带着第三个儿子侯元瀚来到南门巡视。他们在南门仔细检查了城墙，又由张钊眉陪同去到北门看看。

张钊眉陪着侯家父子走到城中的时候，打老远就看见有一群人在洲桥南面的一家米店门口，围着嚷嚷。他们手里都拎着米袋，有几个人正指着挂在店门口的“米已售完”的那块牌子骂街。其中有一些人觉得骂街不顶事，便跑过桥去，到北桥堍老五叔开的那个豆腐店去买几斤豆腐渣回去，暂时垫垫饥。不一会儿，那豆腐店门口，便站了一条长长的人龙了。

侯峒曾看了这情景，便皱着眉头问张铎眉南门一带老乡缺不缺粮。张铎眉还没有回答，随在侯峒曾背后的侯元瀚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抢着回答说：

“爸爸，你不问我倒忘了。早上你到西门修城墙去了，蔡乔将军派人来说，他的部队粮食吃光了，要你早想办法，要不然明儿就要断粮了……”

“小孩子，你嚷嚷什么呀！”侯峒曾生气地打断了元瀚的话，不让他再讲下去。可是，元瀚受不了这个委屈，撅着嘴，不满地嘟哝着：

“是真的嘛，人家正急着呢！”

张铎眉看到侯元瀚这会儿还不理解侯峒曾的用意，忙过来拉着元瀚的手，附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：

“元瀚兄弟，侯老先生的意思你还没闹清楚。你刚才说的是军事秘密，怎么可以在大街上高声嚷呢！这情况万一被敌人的探子听去，他们就会利用这个困难搞阴谋诡计，晓得吗？”

经张铎眉这么一点，元瀚立即领会了。他们三个一边走一边谈，拐了个弯，来到北大街。走了不远，又听得前面人声嘈杂。侯峒曾怕有什么事发生，就加快了脚步。当他们走到离北城门一里地的时候，就看见城门里围着一堆人，有背口袋的，有挑着箩筐的。防守北门的朱长祚正站在一只石墩上，向群众大声地

解释着什么。他一看到侯峒曾他们来到，便跳下石墩，挤出人群，迎上来，笑着说：

“老先生冒着大暑天巡视各门，辛苦。”

“不，辛苦的是你们守城的兄弟。朱老弟，刚才你与那些乡亲们商量什么事呀？”

朱长祚很为难，说了实情，怕侯峒曾过分担忧，如果不说，自己也没法解决。他迟疑了一下，叹口气说：“不瞒老先生，我们北门一带乡亲们，已经几天揭不开锅了。今日一早就有许多乡亲要求出城门去籴（dī，买进粮食的意思）米。我想，北门外富庶的娄圻镇已被李成栋这狗日的杀得鸡犬不留，哪里还有粮卖呢？再说大批人出城，恐怕也不安全。我已经劝回两批，这是第三批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张铎眉接着说，“我们南门也有这情况。昨天有几个出城，不小心被东门外的清兵抓住杀害了！”

侯峒曾听了，眉头打了个结。他明白，守城，这粮食是头等大事。常言道：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几顿不吃心发慌呀。如果城内缺粮，守城便不能持久，得要及时早想法子。他一面请乡亲们先回去，一面沉思着踱上城头。他站在女墙边上往北望去，田里的禾稻正在扬花，到稻谷登场，至少还得三、四十天。这一段日

子，便是人们常说的“青黄不接”。侯峒曾双手扶着墙头，自言自语地问着自己：“该想个什么法子呢？”

一直待在侯峒曾身边的元瀚，这时灵机一动，接过父亲的话头，天真地说道：“爸爸，我倒有一个计策，可以解得眼下火烧眉毛的危急。”

侯峒曾回过头来，看看这二十一岁的小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便对张、朱两人大笑起来，抚摸着孩子的头，问：“嗨，我这小儿子还有一个锦囊妙计，那就快点献出来吧！”

张、朱两人也异口同声地拍手叫道：“元瀚公子少年有为，有什么好计快点亮出来，让侯老先生定夺吧！”

见他们这么一打趣，元瀚倒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他低头想了一会儿，说出了他的主意：实际上，城里目前并不缺粮。往年这个时候，米店不也照常开门营业吗？现在粮店关门，是因为兵荒马乱，那些大户人家存粮不上市。如今大敌当前，应当有人出人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有粮出粮。应该叫那些大户开仓献粮。

侯峒曾左手捋（lǚ）着胡须，右手抚摸着元瀚的肩膀，以赞许的目光瞧着这小儿子。沉思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拍了拍元瀚的背，说：

“你说的也是个办法，不过这开仓献粮该从谁家开始呢？谁来带这个头呢？”

聪明伶俐的孩子，猛然间理会了父亲的意思。他眼珠子转了几下，突然拍手叫道：“那就先分咱们的吧。”

“孩子，你讲得好，这个头咱们带。你现在就去找代理知县万逵伯伯，告诉他，凡缺粮的居民，登记好名册，明天清早，侯家开仓散粮。”

“侯老先生这一义举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毁家予难，那是名标史册的事呵！不过，这么重大的事，总要禀告府上太夫人一声吧！”张钊眉提醒侯峒曾。

“不用禀告老母了。我侯峒曾受全城百姓的重托，身家性命在所不惜，何况这区区几粒稻谷！再说，家母也一定会赞成我这个做法的。元瀚，快去吧。”

侯元瀚答应了一声，瞪瞪地跑下城头，找万逵伯伯去了。

会走的豆叶子与滚烫的石灰浆

在侯峒曾家后院的竹林深处，有一个大池塘。池塘四周，围着万竿翠竹。那池塘里，几株荷莲，在田田的叶子中间，袅娜（niǎonuó鸟挪）地开着几朵白花。那池水醉人的绿，绿得使整个池塘仿佛变成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，所以人们管它叫做“叶池”。要是往日，来到这儿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被这可爱的绿色所吸引，站到水边或者走下石级掬起这嫩绿的水……

可是现在不管大人小孩，都没有这份悠闲的心情了。就在这幽静的美景里，善良的人们不得不讨论着怎样厮杀的事——义军的军事会议，就在这叶池旁边的小亭子里召开了。

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一个义军战士从东门匆匆地奔来，向侯峒曾送上一张揉成一团的告示，并报告说：“刚才战士们正在城上巡逻，突然看见东门外一个清兵，将一张告示缚在箭杆上，往城头射来。战士们拾起一看，几乎气炸了肺。告示上威胁嘉定人民赶快投降，说什么如开门投降，不杀一人，如不投

降，就和罗店、娄圻镇一个样。还说嘉定城内粮食已吃光，再不投降，就要活活饿死。”

侯峒曾和黄淳耀愤怒地把告示撕得粉碎。他们告诉那义军战士，以后若有同样告示，一律不看，丢回城外。

那战士走后，大家又接着讨论今后的行动计划。侯峒曾提出两大问题，请大家议论：一是城里缺粮问题；二是如何打垮李成栋，解除清兵对嘉定的包围。

急性子的蔡乔极力主张主动出击，象反击攻西门的太仓清兵那样，来个内外加击。侯峒曾同意主动进攻，但认为一定要选择好时机，攻其不备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而后，黄淳耀对粮食的问题，提出了具体建议：

“自从侯老先生带头开仓散粮以后，城内存粮户纷纷起来响应，这火烧眉毛的事，总算暂时得到了缓和。可是长久打算起来，粮食还得靠城外乡镇。东门、北门外已难以弄到粮，目前只有南门、西门外各乡镇可以支援我们，要派人去联络。再说，自城被围以来，城内百姓与义军只靠咸菜与盐巴下饭，青菜与荤腥已经断了个把月了。我刚才和张铎眉兄谈起，咱们是否来个“一箭双雕”，想个法子，既搞垮李成栋的主力——骑兵，又暂时改善一下我们城内百姓的伙

食？”

黄淳耀这条妙计，立即引起大伙的兴趣，随即商量起具体办法来。

月亮从乌云里挣扎出来，把清光静静地泻在地上，薄薄的轻雾浮在叶池里。月光是隔着竹梢照过来的，在池塘四面落下斑驳的黑影。军事会议开到深夜方散，大家踏着斑驳的竹影，离开叶池，分头去作战斗部署。

几天来，李成栋几次大规模地攻城，都被义军打退了。嘉定城依然屹立着，那“嘉定恢剿义师”的大旗依旧在城头高高飘扬。这就把李成栋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他在闷热的帐篷里再也呆不住了，便来到河边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。手下人给他搬来一张小桌和一把竹椅子，捧上一盆田螺炒肉丝，一壶老酒。他叫手下人退开，自个儿自斟自酌。时间已经是傍晚了，太阳的余威还未减退，可是，河边的花脚蚊子却开始聚会了，把李成栋的大腿咬起了几个大疙瘩。稻田里的蛙声，也呱呱地响开了。这一切都使李成栋的心情愈加烦躁起来。他越喝酒，心里越闷，心里越闷，越想喝酒。他这么埋头一杯接一杯吃着闷酒，连清兵江南统帅多铎派来督战的满洲特使来到跟前，也没有发

现。

“李将军可逍遥自在啊！”那个特使以为李成栋故意怠慢自己，气呼呼地说。

李成栋听这声音猛吃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个会讲汉语的旗人。于是慌忙起身让坐，吩咐手下人筛酒款待。

那旗人不理会小板桌上的酒菜，继续说道：“多铎元帅派小弟绕道太仓、娄圻来到这儿，是传元帅的命令，限你三天内拿下嘉定。本特使作主，今日除外，明日算起，如果再拿不下嘉定城，哼哼，元帅要你的脑袋。”

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李成栋在心里头骂道，可是在嘴上却答应着一连串的“是”，和颜悦色地奉承着，“现在特使大人到此，亲自指挥，哪有攻不下的城池！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本特使是奉命督战的。至于攻城的指挥，当然仍旧是李将军。”那特使慌忙宣布道。停了停，他又加上一句，“我绝对不会冒李将军的功劳的。”

正当他们言来语去，勾心斗角的时候，在清兵兵营的西南角上，突然杀来了一队人马。这便是蔡乔率领的明军。

战斗开始时，敌人慌乱得很。有的清兵正泡在河里洗澡，一看见明军杀来，爬起来光着屁股逃命；有的正聚在树荫下赌博，一听明军杀来，连银子也不要了，从地上爬起来就跑。没费多大事，蔡乔的部队就突破了清兵的几道防线，直向东门外李成栋的大营杀来。

李成栋这时慌了手脚，心里一急，那酒也就变作了冷汗出掉了。他用袖子在脸上抹了几把，一脚踢翻了那张小桌，转身就往芑里逃，一面招呼着清兵，上前应战。

身材魁梧的蔡乔，双手舞两把铁铜（jiǎn 俭）冲在头里。他单身冲入敌军的阵里，大杀起来。两个清兵的小军官，同时向蔡乔举刀砍来，蔡乔用铜一隔，两把刀哐噹一下被打落在地上。蔡乔手起一铜，一个军官脑浆迸出，倒下了。蔡乔正要结果另一个军官时，听得一阵马蹄声，他知道有敌人的骑兵从背后冲来了。可是他佯装没有听见，照旧挥舞铁铜左右开弓，打击围上来的步兵。

那骑兵跑到离蔡乔背后七八步时，一支长矛对准蔡乔的后心猛刺过来。等到矛头离后背还有一尺左右，蔡乔猛地往左边一闪，那骑兵刺了个空，向前扑来。蔡乔错转身子，右手顺势抓住那支矛柄一拉，那

骑兵被拖下马来。蔡乔左手一铜下去，结束了他的性命，夺过马来骑上，拍马舞铜，继续与敌人厮杀。敌人挨着铜的，不是送了命，就是受了伤。

蔡乔领着明军将要打到李成栋的大营门口时，不料李成栋的副将梁得胜刚巧从城东乡下抢粮回来。他带着百来个骑兵，先不去大营救李成栋，而是从蔡乔他们的背后冲上来。蔡乔他们被包围了。

这时候，在东门城楼上观战的侯峒曾与徐福，望见蔡乔杀到大营，正准备按原定计划开城门杀出，突然发现一支骑兵断了明军后路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徐福向侯峒曾说了一句“我去助他一臂之力”，便提着单刀要走。侯峒曾招过一队义军，交徐福带领杀出城去。

徐福带着队伍冲出吊桥，在半路上顺手夺过一匹战马骑上，拍马舞刀，直冲包围圈，高呼：“蔡将军，我徐福杀来了！”

不一会，蔡乔与徐福杀出了包围圈。他们往四下里一看，见有一队明军与城里出来支援的义军正被清兵包围着。便又并马杀进敌阵，把被围的战士救了出来。他们俩看看剩下的明军与义军不多了，而且清兵又堵住了去东城门的路，就决定突出重围，往松江去再讨救兵。

蔡乔问：“我们往哪个方向突？”

徐福回答：“冲李成栋这狗日的杀去，把这家伙宰了，那些喽罗不攻自破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李成栋骑着一匹白马站在一条小河边督战。有一枝柳条垂下来，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。他伸手折下来，在手心上轻轻地敲着，心想：今日先杀了明军将军的头，给这满洲特使瞧瞧。一想到这个满洲特使，他鼻子里嗤的一声笑了：“督战要到战场上督呀，这会儿躲到哪儿去了呢！”他正想吩咐手下人去找特使，猛然间，蔡、徐两个带着队伍已冲到跟前。

李成栋只听得呼的一声，他的战马前胸已中了一箭。这马疼得两只前蹄立了起来，咕咚一声，把李成栋颠到河里去了。手下士兵忙着七手八脚地打救。

蔡、徐两个，趁这工夫，带着队伍冲了过去，往东南方向奔去。

被人从河里捞起来的李成栋恼羞成怒，他要攻打东门，出出这口气。防守东门的侯峒曾早有准备。等敌人走近了，他手一挥，从城头上向敌人瞄准的大炮一齐轰下去，清兵来不及回击，就纷纷溃散了。

东门大战的那天后半夜，阿强带领着一小队义军战士，每人背上背着一大捆碧绿鲜嫩的黄豆叶，向清

兵营的马厩爬去……

厮杀了老半天的清兵，这时已是人困马乏，都沉沉入睡了。那些战马在大热天里来回奔跑了老半天，现在正眯缝着眼睛，有气无力地嚼着干燥乏味的麸(fū 夫)皮，不时地喷着鼻子，似乎在发脾气。有几匹鼻子特别灵的马，好象嗅到了一点儿青草的清甜香味儿，翘起头在四面寻找；有几匹眼睛特别尖的马，却已经发现了马厩边上，有一捆捆鲜嫩可口的黄豆叶子在那儿摇动。月亮从云层里挤出来，清光撒满了大地。这时，更多的马看到了这美味的豆叶，再也不理会那干巴巴的麸皮了，它们不约而同地向马厩边跑来，伸出嘴巴来咬豆叶。

可是很怪，正当马张口的当儿，那豆叶却向前移动了。几十匹馋涎欲滴的马便跳出马厩，去追这豆叶。马向前走几步，豆叶也往前移动几步，马停下来，豆叶也不动了。就这么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惹得那些战马直流口水，发起性子来，直往前追。追上了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一口叶子还没咽下肚子，忽然从豆叶底下翻出许多人来。

那些人翻身上马，两腿一夹，向南门驰去，城里的义军、百姓正等着吃马肉哩！

这个时光，那些清兵正张着大嘴，在帐篷里打呼

噲。

原来这是阿强他们使的“盗马计”。趁着守马群的清兵打盹的当儿，阿强悄悄地潜入马厩，割断马缰。为了夺马的时候不使马匹惊忧，吵醒守马群的敌人，他们用清香可口的豆叶子把马哄了出来。

第二天早上，骑兵们起来一瞧，几十匹战马不知去向。失马的骑兵觉得大祸要临头了，杀人不眨眼的李成栋是不会饶他们的。怎么办呢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一下子，几十个骑兵全逃走了。

上午，李成栋得着这个报告，大发雷霆，嚷着要重办骑兵队头目。结果连骑兵队头目也畏罪偷跑了几个。李成栋觉得再不打开嘉定城，自己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，不出几天，就会鸡零狗碎地被消耗精光。再说，多铎给下的期限又过去了两天，明天就要到期了，可是那座城依然屹立着。

暮色降临，又是一天过去了。李成栋心里烦透了，呆呆地躺在床铺上，眼看着帐篷顶出神。手下人拿来一支蜡烛插到铜烛台上点着，悄悄地退了出去。那烛光在神秘地闪闪跳动……李成栋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《封神演义》里的土行孙来：“对，我也去觅一个土行孙来帮忙。这人在地底下会走路。他一下子从地底遁入城内，一刀杀掉守门的民兵，悄悄地打开

城门，放下吊桥，于是自己手一挥，大队人马，拥入城内……”

“……杀人、抢劫、升官、发财……哈哈！”

李成栋被自己的笑声吃了一惊。原来刚才是处在半醒半睡的迷糊状态中。他霍地坐起来，揉一揉眼睛，看看红焰焰的蜡烛光，突然，在桌子上猛击一拳，说声“有了”。他当即叫来了七八个小头领，吩咐了一番，小头领们便退了出去。

这天晚上，在嘉定城东北角的城墙上，听到城外好象有挖土的声音。后来在城墙的东南角上，也听到同样的声音。侯峒曾与黄淳耀亲自来到这几处听了听，他们相视微笑着，说：“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。”

黄淳耀吩咐义军战士们加强观察，但不能声张，更不可轻举妄动。侯峒曾与黄淳耀谈了几句之后，便叫来侯元演、元洁两兄弟，向他们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。

侯元演、元洁两人，遵照父亲的嘱咐，分头找来十多口酿酒的大水缸，放到东北和东南的城墙内，在缸里倒上生石灰。到夜阑人静时，他们又拿铁锅合在城墙根，将锅底砸开个洞，凑着耳朵听。凡是听到地下有声音的地方，都做上记号。然后又用罗盘校正城外

挖地洞的准确方位。

七月初一的五更天，月亮落下去了，大地一片静寂。除了几只蝙蝠在黑暗中乱飞瞎撞之外，就是躲在树杈间的猫头鹰发出使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声。城头的民兵都撤下来了，城里的人似乎都睡熟了。

城外，清兵营里，李成栋偷偷摸摸地叫起了一百六十名士兵，将他们分成八队，钻进刚挖通的地洞里。

原来，李成栋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：东北城墙外，他挖了四个地洞；东南城墙外，也打了四个洞。每个洞先藏二十人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八个洞口立即打开，从南北两路冲向东门，来个突然袭击，夺取东门。

可惜如意算盘拨错了子儿。

侯元演和侯元洁各带一队民兵，分别埋伏在东北与东南的城墙脚下。他们一连等了几个夜晚，都不见有动静。侯元洁有点耐不住了，正想往哥哥那儿去瞧瞧，只走了几步，便听得城外炮响。接着，大炮不停地猛轰东门。几个义军战士请求去支援东门，都被元洁制止了。战士们按照原先的布置，作好了准备。

过了一会儿，“嘭嘭”的声响从城墙根传来，地下的“土行孙”往地面上拱了。他们用铁锹挖开了最后一块城砖，正探着脑壳往外张望的当儿，被一榔头

砸在脑门上，来不及叫一声，便瘫在洞口了。可后面憋在洞里的清兵还在一股劲地叫着：“上呀，上呀！”

战士们抓住死尸往上一拖，另外两个战士抡起大铁锤，把每个洞口的两只大缸砸个大洞。一霎时，滚沸滚沸的石灰浆，哗哗地灌进了地洞里。

不一会儿，每只洞口都传出来鬼哭狼嚎的惨叫声。城墙东北、东南的八个地洞，全灌满了滚烫的石灰浆，这一下子便烫死了一百多个“土行孙”。

“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！”

七月初三那天的黎明，突然刮起了七级台风。那一团团乌云从天边疾驰而来，顷刻之间，布满了天空，吞噬（shì 势）了星斗，沉沉地压着城头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道电光划破长空，接着是一阵响雷在半空里滚动。这闪电雷鸣，震醒了披着衣服伏在桌上打盹的侯峒曾。他睁开双眼，喊了一声：“元演！”听不到回答，便推开城楼的门，走了出去。

一出门，狂风夹带着雨点向他扑来。狂雨鼓起了他的衣襟，豆大的雨点扑打着他的鬓发，又是一道闪电，电光清晰地勾画出他那高大魁梧身姿。

侯峒曾仰头看看天色，正要抬脚下城，侯元演同义军侦察员阿强奔来了。于是三个人又回到城楼里，听阿强报告探到的新情况：

上半夜，李成栋又从太仓调来了大批清兵，现在正隐蔽在城外东北角的棉花地里；还从太仓运来了许多大炮，却故意大模大样地架在东门外的平地上。不知李成栋又在捣什么鬼。

侯峒曾听了这情况，又到城上仔细观察了一番。他判断敌人天亮以后必定要攻城，而且可以肯定，这次李成栋是改变了东西两门夹攻的策略，而集中全力攻东门。他立刻要阿强去西门，把这情况报告黄淳耀。让侯元演去通知张锡眉等人，把城里的百姓动员起来，搬砖搬石到城东北角待命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早上，瓢泼的大雨一停，李成栋就用大炮猛轰东门。一队队清兵集中在东门外，有的背着梯子，装作爬城的模样。这是企图把守城义军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门附近，而李成栋却偷偷地让梁得胜绕到城墙东北角上指挥清兵挖城墙。

梁得胜让清兵抬了许多门板，放在城墙根，逼着士兵躲在门板下挖墙脚，让门板挡住城上打下来的砖石和射来的乱箭。那些挖墙的士兵，腰间都缚着一根长绳，倘若有人在挖城时中了箭石，就由别的士兵拉着这长绳把他拖开，再另外换上一个继续挖。

侯峒曾看出李成栋的诡计，便带了侯元演、元洁兄弟俩，来到城东北角上，亲自指挥战斗。

城里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，搬来了大批砖石，与守城义军一道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往城下砸。伏在门板下挖墙的清兵，在雨点般的箭石打击下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急红了眼的李成栋要梁得胜顶住，逼士

兵继续挖。不久，有几处城墙被挖穿了。

清兵从挖穿的城墙缺口往里钻。侯峒曾率领义军战士们挥舞大刀长矛，猛力砍杀。有些清兵身子还在城外，钻进来的头已经被砍掉了；有的刚爬进缺口，背上已挨一枪，不能动弹了；也有几个兵被大石条砸在缺口上，成了修补城墙缺口的材料。

杀退了一批清兵，侯峒曾马上指挥百姓搬石块、大砖与木头，迅速地把缺口堵上。敌人的这一招又失败了。

一计不成，李成栋又生一计。天黑的时候，李成栋选派了一小队会游泳的清兵，悄悄地绕到北门边的水关，想从水关门里偷进城来。守北门的义军识破了这个阴谋，一阵子“石弹”打得这些家伙非死即伤，只逃回几个人去。随后，义军与百姓干脆搬来大石条、大石碑把水关堵死了。

农历七月初四凌晨，雷声隆隆，闪电划破长空，大雨如注。

在四个城门防守的义军，几昼夜来一直未曾合眼。他们在大雨中站着，紧握着手里的刀枪。许多自动来助战的百姓，没有刀枪，就拿起锄头铁锹当武器。

侯峒曾在雨中巡视，在城头，他把自己的斗笠亲

手戴在一个年轻战士的头上。

黄淳耀在雨中巡视，不断鼓励战士们坚守战斗岗位。

东门外的李成栋，这时象只疯狗。他红着眼、嘶哑着嗓子，正站在一伙“敢死队”面前咆哮：

“你们听着，打开嘉定城以后，同在扬州一样，我李成栋放你们三天‘假’。”他故意把这“假”字的尾音拖得特别长，为的是让这些“敢死队”的队员们明白这“假”字的含义。其实，这些喽罗们都是李成栋肚子里的蛔虫，早就领会了李成栋的意思。这放假三天，也就是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的三天。

暴雨不停地下着，黑云遮满了天空。在翻江倒海般的暴雨中，城头上的义军战士无法睁眼，很难迈步。

就在这个时刻，敌人搬来了许多爬城的云梯，靠在东门城墙上。他们估计城内义军的弓箭已经用完了，就大着胆子开始爬城。

不久，雨停了，天也大亮了。敌人一面踩着云梯爬城，一面朝城墙东北角开炮猛轰。几个清兵踩着云梯，刚到城头，就被义军与百姓用长枪、短刀、锄头、铁锹打下城去。

就这样，侯峒曾带领义军一连杀退清兵四次冲

锋。

有个清兵军官，躲在一棵大树背后，看了一会，觉得城上确实没有箭可射了，只有一些砖头石块往下砸，他就在头上顶了一张桌子踩着云梯爬上来。城上掷下的砖石都被桌面挡住了，结果让他爬上了城头。义军们向他杀去，他拔出刀来抵挡。城下大批清兵，趁着城头混战的时机爬了上来。

也正在这时，东北角上的城墙，被清兵的大炮轰开了几个缺口，清兵从这些缺口蜂拥进来。

情况万分危急，侯元演、元洁跑到正在组织义军反击的侯峒曾身边问：“爸爸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侯峒曾神色不变，大声地回答说：“事情已经是这样了，只有为国牺牲……”

侯峒曾的话音未落，阿强带着几个义军来报告，敌人已大批冲进城来了。

侯峒曾略一沉思，立即命令阿强快去西门，通知黄淳耀，让他领着义军与百姓退出城去，到西乡外冈、葛隆镇一带继续战斗。可是阿强却没有动弹，把身后的侯元瀚拉过来，向侯峒曾请求道：“让元瀚弟弟去西门吧，我留在这儿，东门东大街这一带地势我熟，我们巷战吧！”

侯峒曾看这时没有时间争论，便挥了一下手，阿

强推着元瀚快走。元瀚走后，侯峒曾又派人到南门、北门传达命令。然后，他叫侯元演、元洁两兄弟也离开城头。可是两人都不肯走。侯峒曾厉声催促他们走开，这两人走了几步，又回来了。侯峒曾厉声地问：

“为什么不离开？舍不得我吗？我为国为家牺牲是应该的。你们年纪尚轻，要继续为国出力，不该在这儿白白牺牲。赶快走吧！”

元演、元洁只得流着眼泪走下城头。

侯峒曾安排好这一切之后，就带着周围的义军与清兵展开了英勇的巷战。阿强紧紧地跟着侯峒曾，不离左右。他们把清兵死死地堵在东大街厮杀。

东大街的巷战，阻挡了敌人直接占领南、北、西三个城门，这就有时间让百姓疏散出去。由于冲进城来的敌人愈来愈多，巷战的义军差不多都牺牲了。这时阿强已负了五处伤，忽然，他看到刚才被“赶”走的侯元演、元洁兄弟，仍然悄悄地随在侯峒曾背后一同与敌人血战，便过去让元演他们保护着侯峒曾从一条偏僻的小巷向北退去，自个儿吸引着清兵向西且战且走。当他快退到洲桥，离自己家门口仅一箭远的地方时，胸口中了三箭，倒下了。

侯峒曾穿出小巷，转到北大街时，巷战的义军都已阵亡了。他回到家里，先到厅堂里祖先的牌位前跪

下，拜了三拜。然后走出后门，穿过竹林，来到叶池边。元演、元洁两兄弟紧紧跟在他的后面。他们看见父亲来到这深池旁边，急忙上前跪在父亲面前，哭着说：

“爸爸，来日方长，还是留下青山，再图别路吧！”

“不！孩子，我的主意早已定了。你们快起来离开这儿，设法保护百姓，到乡下去等待时机，不能跟我一起……”

听了父亲这样斩钉截铁的话语，看着父亲那样从容镇定的神情，大儿子侯元演擦干了眼泪，恳切地对弟弟元洁说：

“我是长子，应该随爸爸去地下。元洁弟，你快走吧！去照料祖母他们……”

侯元洁不等大哥讲完，抢着说：

“照顾家小，延续后代，是长子应尽的职责。我应跟爸爸到九泉去。哥哥你快走吧！”

他们俩谁也不肯离开父亲。

忽然间，天空又涌上了乌云，阵阵狂风卷起池边的竹叶与尘土在四下旋转。竹林里发出铮铮的声音，每一杆青竹都在奋力地与狂风搏击着。那竹子虽被风刮得倾斜了，但绝不弯曲。连那锋利的竹叶，也如刀



剑那样迎风抖擞着。这万杆青竹在狂风中傲然不屈的情景，使父子三人不约而同地想起客厅里那帧“阵阵风雨摧不折万杆劲竹”的风雨竹图来。他们再看积满雨水的叶池，乌蓝乌蓝的池水在狂风中掀起了波浪。倾耳听听墙外巷战的杀声早已沉寂，战士们倒在血泊里，全都英勇牺牲了。靠近东城门一带的房屋，还在燃烧着、冒着烟。嘉定城陷落了。

在元演、元洁还在相互推让的时候，侯峒曾登上池边的石桌子，整了整衣冠，看着这池绿水，将身子一纵，跃入池中……

元演兄弟俩看到父亲已自沉叶池殉节，就紧紧地拥抱着一起跳到池里。

隆隆的雷声在天边滚动着，天越来越黑了。

为保卫家乡、抗击强暴，侯峒曾父子献出了生命。侯峒曾死时，年五十四岁，元演二十六岁，元洁二十五岁。后来，人们在叶池前为他们立了块石碑，石上刻着一副对子：

抗强暴，碧血溶清池，
完大节，正气冲斗牛。

把守西门的黄淳耀，得到东门失守、清兵已攻入城内的消息后，知道大势已去。他立刻下令大开西城

门，让百姓逃出城去。黄淳耀带着弟弟渊耀和一些义军战士，把老人孩子一个个扶过吊桥。他看见人群中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汉，右手持着一根细竹竿探路，左手扶在一个五、六岁的小姑娘肩上，跌跌撞撞地随人流向西门走来，就马上奔过去，扶住那老汉，问：“老人家有儿子吗？”

“儿子参加守城，给清兵杀了，只剩下小花这条命根子了！”说完，老汉那干枯的眼窝里滚下两行热泪来。黄淳耀回头叫来一个义军战士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城里没有亲属，快扶这老大爷，你们三个一起出城吧！”

“那，黄先生你自个儿呢？”

“你们快走吧，我自己有打算的。”说着又去照顾后面的人群了。

黄淳耀在城门口忙了一会，看看西门一带愿意出城的百姓走得差不多了，这才和弟弟来到西林寺。

他们俩进了山门，把马拴在大殿前的槐树上，就走进佛堂。寺里的供圣和尚看到他们兄弟来了，就献上两盏龙井绿茶。黄淳耀接过茶，放在桌子上，拱一拱手，从容地对供圣和尚说道：

“师傅，今日我要与你永别了。”

“两位先生在明朝又没做过官，清兵来了也无妨

的。何必口出此言呢！”

“我早有誓言，与残害百姓的清兵誓不两立。嘉定城不保，我们兄弟只有以死报国了。”黄淳耀边讲边注意着东面那一片粉墙，向和尚说：“请师傅给我笔墨。”

供圣和尚含着眼泪捧上笔砚。黄淳耀拿起笔，蘸饱了墨汁，在雪白的粉墙上题了绝命书：

“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，明朝进士黄淳耀，在西林寺自尽。唉，将来打退了满清，中华重见天日之后，人们就会了解我的心的。”

写完了，掷笔长叹，请和尚避开。

供圣和尚抽泣着无可奈何地退了出来。黄淳耀兄弟关上了佛堂大门，然后各自解下腰间系着的绢带拴到梁上。这时，从山门外传来了敌人马队跑过的铁蹄声。两人长叹了一口气，上吊自尽了。

守南门的张杨眉，是上海人。当城还没有破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：“上海现在没有战事，你为什么不带了家眷回上海去？”他严肃地回答说：“嘉定也是我的家乡，不管中国哪省哪县的人，都有责任抗击强暴，保护人民。”等到城破以后，又有人劝他：“嘉定的西南方还没有敌兵，你可以向西南方冲出去。”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受百姓委托，负责守南城门。

城在人在，城亡我亡，决不逃走！”他咬破了手指头，用血在白褂子上写了绝命书，然后自尽了。

守南门的另一个负责人龚用图，前些日子为了防御敌人，每夜睡觉连衣服都不脱。现在城破了，他就同哥哥龚用广相互拥抱着，一同投到护城河里自尽了。

守北门的朱长祚，城破以后，率领义军巷战，负伤被俘，慷慨就义。

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誓言：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！

血腥的一天

七月初五这一天，是嘉定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。

清兵占领嘉定城之后，李成栋把部队分驻在东南西北四门。自己带着手下卫队，在孔庙里扎营。

这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李成栋就从床上爬起来了。他喝过燕窝粥之后，来到孔庙大成殿前面的平台上，那里已经摆好了一张天地桌，上面点着两支蜡烛。蜡烛后边，一字儿排着三牲福礼：一只猪头，一腔羊，一只牛腿。在这些福礼上，散放着一大把竹筷子，这是祭天地的仪式。

李成栋铁青着脸，跪在蒲团上，手里捧着一束香，闭着眼，仰头祷告着：

“苍天在上，我李成栋有言在先：破城之后，全体将士放假三天。今日践约，决不食言。我手下士卒如有越轨，亦祈上天谅鉴。”说完，站起来把香插到香炉里，随即右手一挥——这是通知放炮的讯号。立即，孔庙门外响起“轰隆，轰隆……”三阵炮声，栖在老树上的几只乌鸦，呱呱地叫着逃走了。

再看那些清兵，有的提着刀，有的捏着枪，有的腰间挂着口袋，一听这炮声，立刻嚎叫着冲出兵营……

抢劫、强奸、屠杀、焚烧的罪恶行动在嘉定城开始了。

北门的一队清兵，象一群饿狼扑入羊群。他们先从北大街的各条小巷开始，这些野兽每到一家，每遇一个人，大吼：“蛮子献宝！”这时人们就得将金银财宝贵重首饰献出去。这些野兽搜刮到财宝后，再看是否是妇女，如果是年轻妇女，就强奸。这样，第一批清兵过后，又来第二批，这批家伙又是翻箱倒柜乱搜。柴堆里、芦苇丛、屋顶天花板上，凡是可以躲人的地方，都用长枪乱戳一阵。如果所获不多，就将人砍三刀出气。不久，又来第三批，那是从南门方向挨家挨户向北抢劫的一群野兽，同样是先大吼：“蛮子献宝！”可是，这时的百姓已无宝可献了，于是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全被杀死。

北门的清兵抢劫、烧杀了北大街一带以后，急忙涌向南大街一带；同样，西门的向东涌去；南门、东门、东门的又向北门、西门涌去。他们象梳子梳头一般一次又一次地抢劫、奸淫、烧杀。

城中洲桥桥堍上有家豆腐店，那就是老五叔开的

几代祖传老店。老五叔的儿子阿强，在昨天的巷战中壮烈牺牲了。现在家里还留下老父亲与媳妇和一个刚满两周岁的孩子。

天刚亮，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清兵就砸开了老五叔的店门，一边乱喊乱叫“献宝”，一边用枪到处乱刺。老五叔为了保护儿媳妇和小孙子，拿出仅有的五两银子。这两个凶神在屋子里搜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把一只锡做的酒壶用脚踏扁了，掖在裤腰上，走了。

两个家伙刚走，随即又有第二批坏蛋登门。这回是三个人，未进门就嚎叫着：“蛮子献宝！”

“我的宝全被你们抢走了……”老五叔的话还没讲完，一刀已砍在脑门上，他只“嗯”了一声，便倒在血泊里了！

“爷爷——”躲在天花板上的小孙子在母亲怀里惊叫了起来了。三个强盗听到天花板上有人，立即扑上去，将孩子与母亲拖了下来。

那媳妇的脸上，虽然涂满了锅底煤灰，但掩不住那年少清秀的面貌。其中一个野兽正要扑过去搂抱，另一个却说：“停停，这女蛮子长得标致，将她献给头领，保险我们会受赏。”

“说不定还会升官哩，哈哈！”第三个得意地附和着，而后是一阵狂笑。

这些畜生正在得意的时候，第三批野兽闯了进来。那后来的一看见他们的同伙到手一个年轻妇女，眼睛更加红了。其中一个便嚷道：“好啊，咱们有福同享吧！”另一个贼眼珠一转，觉得眼前一亮，他看见这媳妇戴着一对银耳环，急忙抢上几步，伸手一撕，连耳轮带血撕下一只耳环来，转手正要再撕另一只时，不料早被另一个抢走了。

阿强的媳妇痛得难忍，她咬紧牙关，右手从发髻上拔下一枚铜簪（zān），猛地向一个清兵的眼窝扎去。那清兵一只眼珠子被簪尖戳穿，双手捂住鲜血直流的眼眶，哇哇直叫。另一个清兵端起长枪刺进媳妇的心窝……

刚才先到的三个，眼看到嘴的肥肉被毁了，怎么会甘心罢休呢。其中一个看到死尸的手腕上有只银镯子，便抓住手臂拚命往外撺。另一个眼明手快，早从灶头上拿来一把菜刀，对准另一只手腕狠命一砍，把半截手臂砍了下来，抓起这血淋淋的手臂，拔脚就往外跑。

吓呆了的孩子哭着奔向母亲。一个将要出门的野兽转过身来，朝孩子的脑门就是一刀……

嘉定人民在这样野蛮的敌人面前，并没有屈服。



留在城里的青壮年，拿起了菜刀棍棒，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；许多老年人与妇女都以死来回答敌人的残暴。

傍晚，嘉定变成了一座火城，无数火舌乱窜，舔着房屋、树木，浓烟笼罩着整个城的上空。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中，夹杂着轰轰隆隆墙倒屋坍的巨响。每一条大街，每一个小巷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。那洲桥下的河道里，浮满了尸体，几天后，撑船也没有下篙的地方了。

这一次屠城，被害的有两万余人。上吊的、投井的、投河自尽的不下几千人。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“嘉定三屠”的“第一屠”。

人民是杀不绝的

七月初七日，李成栋把部队全部开到太仓去。他们把在这儿抢的金银珠宝和牛马猪羊，满满地装了三百多只民船，也一起运走了。

又过了五、六天，许多冲出城去的居民，听说城里的清兵已经开走，就陆续地回来了。他们怀着极度的悲愤，含着泪，掩埋了亲人的尸体，撕毁了贴在城门上的剃头发的命令，准备与敌人继续战斗。城外各乡镇的民兵，又聚集起来，进城了。民兵们一致推举前些日子在乡下养病的朱瑛为领导，重新组织起守城义军。在朱瑛的领导下，嘉定人民修好城墙，把守四门，盘查奸细。

这天下午，正在太仓城里洋洋得意、寻欢作乐的李成栋，接到清兵探子的报告说，嘉定城头又竖起了“恢剿义师”的大旗，嘉定人民仍然不肯屈服。李成栋听了，冷笑几声，说：“看来他们对‘血洗’的滋味还没有尝够。”这个屠杀嘉定人民的刽子手，随即唤进一个人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带兵去嘉定做知县，有谁不

服，抓起来砍了。”那人连连答应了几个“是”字，急忙退出来，喜滋滋地走马上任去了。

这个人，名叫浦六，是太仓城里的一个流氓。他穿着满清官服，骑着马，耀武扬威地来到嘉定城下大叫：“城内百姓听着，我奉李将军的将令进城，你们快快开门。如若不然，我就要不客气攻城了。到那时，可不能怪我浦某不讲交情了。”

城头上的义军正要射箭，有一个名叫郭玄的义军战士，认识这浦六，很清楚这走狗的老底，便对义军的领导人朱瑛说：“这家伙我认识，让我先骂他一顿，再打不迟。”

于是郭玄站在城头上，手指着城下的浦六骂道：“浦六，我们嘉定与太仓是一水之隔的邻居。嘉定刚刚被敌人屠杀过，就是畜生也不忍再来加害呀！你丧尽了天理良心，出卖了太仓人民，现在又想来趁火打劫！你浦六这块臭肉，连狗都不吃的。现在你不快滚，嘉定人民决不饶你，非把你抽筋剥皮、千刀万剐不可！”

浦六被这顿怒骂弄得面红耳赤，哑口无言。他又看到嘉定城头上已摆好了阵势，便不敢动手，急忙用袖子遮着脸，拨转马头，狼狈地逃回太仓去了。

浦六回到太仓后，极力怂恿李成栋再次血洗嘉定城。他对李成栋说：“嘉定人顽固得很，李将军根本

没将他们征服。他们现在又造反了，我只带这点兵不济事，非派大军去镇压不可！”

李成栋听了这一番话，决定对嘉定进行第二次大屠杀。

浦六退走以后，朱璜对郭玄说：“浦六这条狗挨了一顿臭骂，一定会再来咬人。你对西乡一带熟悉，马上出城去通知外冈、葛隆镇的民兵作好准备。在清兵从太仓来嘉定时，设法在半路上消灭他们。”

郭玄接受了任务，即刻出西门走了。

从太仓到嘉定城，如果走大路，必定要经过葛隆镇和外冈镇。这两镇的民兵得了这个消息，就作好了战斗准备。

七月二十四日，太仓的清兵在范国昌的带领下出动了。他们先开到葛隆镇的织女庙驻扎。

葛隆镇和外冈镇的民兵，在刘敖、王宪等人领导下联合起来，人数将近两千。他们预先埋伏在河边芦苇塘里，等到清兵刚刚在织女庙里安下营，就从三面包围过来。

民兵们在炮火的掩护下，敲着锣，呼喊着重向敌人杀去。双方展开了猛烈的格斗。战斗进行到一个时辰，清兵招架不住，纷纷逃走了。

有个清兵的胖军官，看到手下兵士向后逃命，便骑着马提着刀挡住逃路，嘴里不住地嚷：“谁敢临阵逃脱就杀了谁！”

可是谁也不理睬他的狂叫，一窝蜂地从他的身边拥了过去。这军官看看这情势，迟疑了一下，自己也掉转马头想溜。可是，他已经掉队了。

有一个小个子民兵叫朱六的，看见这个大胖军官掉了队，立即追了上去，乘他没防备，从背后一把抱住，把那军官从马上摔下来，两人扭成一团。那肥猪似的军官，一翻身把小个子朱六压在身子底下，动弹不得。那军官正想抽出右手去腰间拔刀砍朱六，朱六眼尖手快，趁敌人一松手，急忙来了个“二龙抢珠”——右手的两个指头直向胖军官的眼睛凿去。那军官被戳得眼前金光乱冒，也就松了左手。朱六抱住敌人往旁边一滚，扑通一声，两人一同掉到路边的河里去了。

到了河里，那胖军官可不是朱六的对手了。朱六揪住胖军官的辫子，一会儿将他的头按到水里，一会儿又提起来。那胖军官被淹得脸色发白，肚子胀得象面大鼓。

这时，河岸上早聚着几十个民兵在观战。他们看看灌得那胖军官差不多了，便一齐向河里喊道：“朱

六哥，抓上岸来吧，让我们也砍一刀，解解恨！”

朱六听得岸上兄弟们这般叫唤，就一手拖着那胖军官向岸边游过来。一会儿，那胖军官被拖上岸，已经喘做一团，口里只往外哇哇吐白水。几十个民兵围拢来，几刀就将他砍死了。

前面追赶敌人的民兵，一直追到离太仓城不远的南码头，又与清兵展开了一场恶战，杀死杀伤了几百个敌兵，才收兵回来。敌人也只得全部退回太仓城。

敌人在葛隆镇吃了败仗，并不甘心。隔了一天，七月二十六日的五更天，清兵乘各村庄民兵尚未集合起来的时机，又偷偷摸摸地包围了葛隆镇和外冈镇。

敌人侵入市镇的时候，人们还在睡梦中。他们疯狂地屠杀着睡梦中的两镇居民。天亮了，清兵头目传下李成栋的命令：镇里的人杀掉，东西运走，房子烧光。

不一会儿，滚滚黑烟笼罩着葛隆和外冈两镇的上空。火舌舔着茅屋，舔着瓦房，哗哗剥剥地燃烧着……

这是继嘉定屠城后的又一次大屠杀。被洗劫后的市镇，再也听不到鸡叫狗吠的声音了。

七月二十七日，李成栋又派浦六的兄弟浦嶂，带着大队清兵到嘉定镇压人民的反抗。

朱瑛率领义军奋勇抵抗。在守城战斗中，六十多个义军壮烈牺牲。城破之后，浦嶂这只走狗就做了嘉定这座空城的伪知县。他奉了满清主子的命令，再次强迫人民剃发留辫子。他派兵到大街小巷和各村各镇去巡查，看到不留辫子的人就抓来杀头。这些清兵又借了巡查的名义，乘机抢劫、奸淫、杀人，闹得嘉定城乡鸡犬不宁。

这就是历史上所谓“嘉定三屠”的第二次大屠杀。这之后，嘉定人民又在吴之藩的领导下起义，八月十六日起义失败后，清兵再次屠杀嘉定城的人民。这连续三次血腥大屠杀，在历史上就称为“嘉定三屠”。

嘉定人民的武装抗清斗争，从农历闰六月到八月中旬，轰轰烈烈地坚持了两个多月，参加这次抗清斗争的有十余万人。他们前仆后继，不屈不挠，有三万多人英勇牺牲。他们用自己的鲜血，在我国民族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三十九年以后

三十九年以后，公元一六八四年（清康熙二十三年），嘉定人民捐款在西门外的大河上，建造了一座雄伟壮丽的石拱桥。在晚上，从远处看去，这座桥好象穿出云层的一弯新月；要是在白天，又象一条彩虹在河上饮水。走近了，可看到四米来宽的桥面用石板铺砌，两边有石栏石柱。每个柱头上还雕刻着不同姿态的石狮子。这些狮子，有的好象在侧耳倾听着哗哗的流水声，有的似乎在沉思默想，怀念着战死的英雄们……

不过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拱桥的当中，那东面的石栏杆上，有一方巨大的汉白玉石，那白玉石上镌刻着“侯黄桥”三个朱红的大字。这是嘉定人民给侯峒曾、黄淳耀等抗清英雄们建造的丰碑。

几百年来，这座“侯黄桥”便成了人们纪念和凭吊抗清民族英雄的地方。

